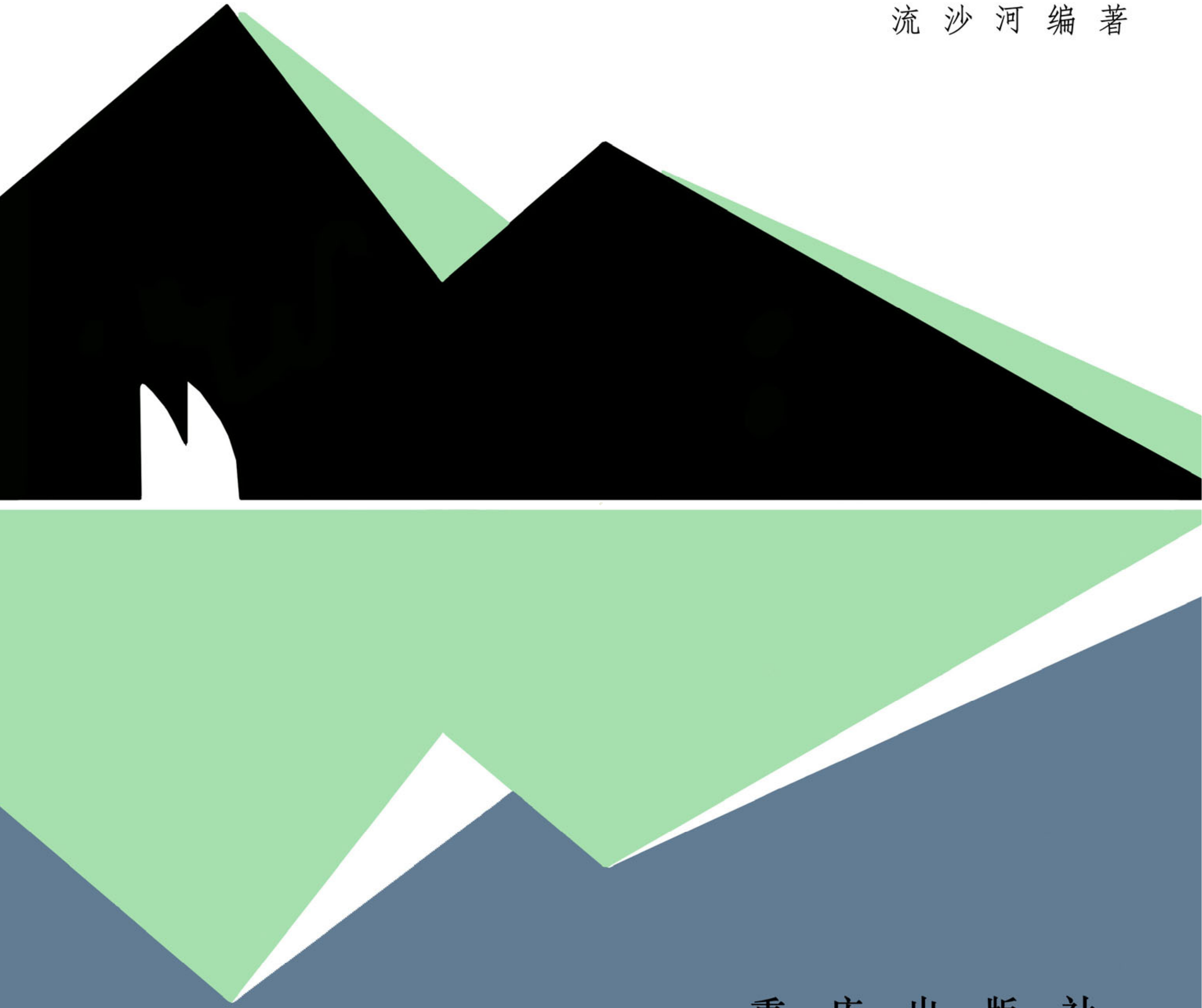
台湾诗人十二家

流沙河编著



重庆出版社

台湾诗人十二家

台湾诗人十二家

〔附诗一百首〕

流 沙 河 编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文琛
封面设计：凌承纬

台湾诗人十二家　　流沙河编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 102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190 千
1983 年 8 月第一版　　198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500

书号：10114·41　　定价：0.82 元

引　　言

《星星》诗刊两位负责同志，一是白航，一是陈犀，叫我来写专栏文章，每月一篇，写十二篇，在《星星》上连载一年，写什么题目，由我自己定。感激他们两位的信任，我欣然受命了。我说，我想介绍台湾诗人，可不可以在 1982 年一年内，每月介绍一家。陈犀同志说：“好。栏目就叫《台湾诗人十二家》吧。”这便是这本书的十二篇文章的由来。

这里的十二家，纪弦最老，其余的脱颖于五十年代，现在也都该是老诗人了。我还想介绍彼岛的中青年诗人，苦于资料难找。读者若有兴趣，请俟之以他年吧。

海峡那边，想来不乏卓识之士，也该有人写写文章介绍当代大陆诗人，比方说，也印一本《大陆诗人十二家》吧，以便互相认识，交流诗艺。诗人余光中说：“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入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我很欣赏他的这一段话。

《星星》小，篇幅窄，文章只能短写。三千字说清楚一位诗人，于我太难，所以又在每篇文章后面附录一些诗作，多则二十首，少则三首，不一，十二家总共附录一百零一首，好让读者诵其诗识其人。当然，这一百零一首，论其诗思，论其诗情，多有可以指摘之处。读者明察，幸勿大嚼糟粕。此外，论其诗风，朦胧占了大半（彼岛诗坛实况如此）。诗贵自辟蹊径，不可学步邯郸。朦胧来了，一窠蜂都去朦胧，实在太没出息。我爱明朗，朦胧不来，但不反对人家朦胧。各行其是好了，我想。

这本书的附录部分，全靠诗友袁永庆同志替我誊写。谢谢他了。

1982 年 8 月 22 日在成都《星星》编辑部

目录

引言……………………………………1

独步的狼…………………………1

〔附录〕纪弦的诗五首

做梦的蝶…………………………14

〔附录〕羊令野的诗三首

浴火的风…………………………29

〔附录〕余光中的诗二十首

举螯的蟹…………………………78

〔附录〕洛夫的诗九首

忧船的鼠…………………………102

〔附录〕痖弦的诗二十首

哀叫的鸟…………………………153

〔附录〕白萩的诗三首

孤吟的虎…………………………165

〔附录〕杨牧的诗六首

跳跃的鹿……………………*192*

〔附录〕叶维廉的诗六首

飞逃的鹤……………………*222*

〔附录〕罗门的诗六首

抗议的鸡……………………*248*

〔附录〕商禽的诗六首

浪游的鱼……………………*267*

〔附录〕郑愁予的诗十二首

流泪的鲸……………………*293*

〔附录〕高准的诗五首

独 步 的 狼

何其臭的袜子，
何其臭的脚，
这是流浪人的袜子，
流浪人的脚。

没有家，
也没有亲人。
家呀，亲人呀，
何其生疏的东西呀。

二十一岁的纪弦唱着《脱袜吟》步入诗苑。南宋蒋捷在流亡中吟过“何日归家洗客袍”。衣裳脏了想家，那是士大夫的古调。袜子臭了想家，却是现代人的新腔，古人断然不肯这样唱的。纪弦唱了，唱得真好。用现代人的日常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这是新诗。

纪弦，本名路逾，河北人。1933 年在苏州美专毕业后，到

南京举办画展，据他自己说“相当成功”。第二年，不知是何原因，竟与丹青告别，改行写诗去了。《脱袜吟》就是在这一年写的。这一年的 11 月，他到上海，创办《火山》诗刊。只出两期，就停刊了。当时这类短命刊物多的是，或因经济困窘，或因政治压迫，或因同人不睦，往往一闪而逝，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5 年，纪弦结识了刚从法国回来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晤谈甚欢”。1936 年秋，纪弦出 50 元，徐迟出 50 元，戴望舒出 100 元，三人合作，在上海创办《新诗》月刊，影响颇深远。1937 年秋，日寇炮火逼近上海，遂告停刊。此后抗日战争爆发，纪弦去香港，做报纸编辑。香港沦陷后，又逃回上海，谋生短术，全靠亲戚朋友救济。1944 年写的《黄昏》，透露了生活的贫苦和心情的凄凉：

又是黄昏时分了。
妻去买米，剩我独自守着多云的窗。

兵营里的洋号，
吹的是五月的悲凉。

想着沉重的日子。
想着那些伤怀的，使人流泪的远方。

唉，这破碎了的……

你教我唱些什么，和以什么调子歌唱！

人在真实的穷愁里，无暇玩弄词句，无心搔首作态，信笔写去，往往可观，不象他平时写的那么艰涩费解。请以他写于 1936 年的《时间之歌 No. I》为例：“沉落下去，沉落下去，／那些是卸了七色之华衫的／全裸着的时间之乐队女。／弹唱着奇迹的太阳系／与整丽的银河轮；／弹唱着此一宇宙之毁坏／与另一宇宙之成长……”天晓得他写了些什么。说不懂吗，好象又懂。说懂了吗，却又不懂其中究竟蕴藏着什么玄秘。

1945 年秋，日本投降后，仍在失业境况中的纪弦，不甘寂寞，投笔从商。奈何财神爷不肯保佑他，赚不了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天生就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料子”。1947 年，他又弃商从政，去搞什么“中产阶级运动”，并写反共作品。由此步入迷津，1948 年底离上海赴台湾，编报纸副刊，教书。1953 年，他在台北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1956 年，他组成“现代派”。此后，现代派奇风大畅，管领台湾诗坛达二十年之久。

台湾现代派虽以纪弦为鼻祖，却并非他的独创，不过是四十年代中国诗苑流行过的具有进步色彩的现代派的旁枝之变异而已。台湾现代派在诗歌艺术领域自有其贡献，但在思想上却无进步意义可言。他们的诗纲可归纳为三：一是强调“横的移植”，硬搬西洋，力排传统；二是“主智”不主情，导致无感不情的文字游戏；三是要求 Pure Poetry 即“纯诗”，勿去触动社会生活，勿去干预现实，否则便不“纯”了。

在内容上既缺乏真情实感，又回避生活的激流，在形式上对西洋现代作品作东施之效颦，结果是二十年间造出许多虚假无聊的诗。试以纪弦写于 1973 年的《四月之月》为例：

四月之月是淡淡的柠檬黄色的。
不晓得阿姆斯壮那永恒的脚印消失了没有?
什么时候让我到木星上去玩他一趟才好。
可是四十年后光速的宇宙船都不停小站的。
那就买他一张仙女座大星云的来回票怎么样?
从一个银河系到一个银河系——
冰冻了的百龄老人还有的是游兴哩。
而今天，我满六十岁，皎皎的月光下，
让我放一个誓言在高脚杯中：我要飞！

放谈宇航知识，还不“智”吗？神游六合之外，还不“纯”吗？只是娓娓道来，如听梦呓。皤然老翁，年满花甲，挤出天真的孩笑，说出费解的趣话，面对着表情冷漠的听众，是会有些尴尬的。

纪弦固守着没落阶级的偏见，有时候不免要爆发出醉话满纸的荒唐，兴冲冲地跑去配合不干不净的政治宣传，“智”耶?“纯”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抒情短诗 100 首》没有忘记纪弦，选了他的一首《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
画你的名字。
而梦见的是你的发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树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时，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来。

大起来了，你的名字。
亮起来了，你的名字。
于是，轻轻轻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

平心而论，这该是他的杰作之一。简明其外，复沓其内，循环不绝地一气贯注到底地诉说着“你的名字”。诉说得那么多情，乃至沉湎入迷，絮絮缕缕，如小儿女说悄悄话。细听之，

竟不象在说话，而更象幽夜中独对一灯的喃喃自语。不着一爱字而痴爱之情毕露。不具体写出“你”的性别、身份、外貌、内心，留余地给读者，让读者随意代入自己的恋慕者，这正是作家手段高明处。

我们从纪弦的《狼之独步》一诗中，可以看出这位台湾诗人的精神状态：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的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这种模仿庄周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度，貌似充盈，实则空乏。人要穿衣吃饭，狼要猎食求偶。置身于台湾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与物相引相拒，与人相好相仇，哪能由你在“旷野里独来独往”！哪能由你一嗥而惊天地呢！唉，倒是那个二十一岁的思家的流浪人可爱些，虽然他的袜子臭，虽然他的脚臭。

［附　录］

纪弦的诗五首

时间之歌（一） …………………………… 8

窗 …………………………………………… 9

一片槐树叶 ……………………………… 10

春之舞 …………………………………… 11

阿富罗底之死 …………………………… 13

时间之歌（一）

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那些是卸了七色之华衫的
全裸着的时间之乐队女。
弹唱着奇迹的太阳系
与整丽的银河轮；
弹唱着此一宇宙之毁坏
与另一宇宙之成长。
弹着，唱着，弹着，唱着，
那些是永不疲倦的
时间之乐队女。
她们微微地笑着，
而且向我挥挥手，
于是沉落下去，沉落下去……

1936 年

窗

青空如国立疗养院的草地，辽阔而宁静。
散步的云
以医师的姿态出现；
以护士小姐的姿态出现；
以肺病患者的姿态出现；而且以银鬓的
老园丁的姿态出现。

1953 年

一片槐树叶

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片，
最珍奇，最可宝贵的一片，
而又是最使人伤心，最使人流泪的一片：
薄薄的，干的，浅灰黄色的槐树叶。

忘了是在江南，江北
是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园子里拣来的了，
被夹在一册古老的诗集里，
多年来，竟没有些微的损坏。

蝉翼般轻轻猾落的槐树叶，
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哪。
故国哟，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让我再回到你的怀抱里
　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
　　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

1954 年

春　之　舞

她是从国立研究院标本陈列室里逸出来的
一可肉之白骨；撞碎了玻璃橱
无声地，当年青的男性管理员午膳后作片刻的
假寐时。她是
啊如此的轻盈、轻盈、轻盈地舞着，用了邓肯
的步法
和赵飞燕的韵致，在商业大楼前
春日宁静的广场上。广场上：
杜鹃怒放，而她舞着。舞着的

是一怀春之少女；假寐的管理员
则是或一定义上的无梦之标本。
标本
标本
　　春之舞

（舞以白骨
舞以少女）
标本。标本。春之舞！

而当她意兴既寂，一念间
欣然失踪，都忘了收回那
赫然投射在德国荷尔蒙巨型广告牌上的
一不可消灭之黑影。

1957 年

阿富罗底之死

把希腊女神 Aphrodite 塞进一具杀牛机器里去

切成
块状

把那些“美”的要素
抽出来
制成标本；然后
　　　　　　　一小瓶
　　　　　　　一小瓶
分门别类地陈列在古物博览会里，以供民众观赏
并且受一种教育

这就是二十世纪：我们的

1957 年

做　梦　的　蝶

羊令野，本名黄仲琮，1923 年生于安徽泾县黄村。该是乡间的富家子弟吧，所以自幼得以领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学做旧体诗，兼习书法。二十二岁那年接触新文学，改做新诗。1948 年到浙江金华创办报纸，在报纸版面上兼办《诗阵地》周刊，并以田犁为笔名出版了第一个诗集《血的告示》。此书内容如何，未能拜读，不好妄议。1949 年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随军撤退到舟山群岛。1950 年又撤退到台湾，主持国民党军方的《前进报》。到 1976 年转业为止，他在台湾军界干了二十七年之久，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竟未能把羊令野改造成为纠纠一介武夫，也许应该感谢唐诗宋词的浸洗。髫年所诵，浃肌澈骨，染透灵魂，没法褪掉。他的诗根本不象出自老军人之手，倒象“鬼才”李贺投胎转世，参加了现代派，在那里写新诗。请看他的《蔷薇啊 · 昂首》:

夜陷于瞳睛的仰望，
环珮揉碎一廊屧响。

而贝齿咀嚼不出那婀娜的一瞬；
时间之姿遂凝结在水晶帘上。

蔷薇啊！以你多刺的手，
握住那滚地而来的旭日；
刺绣一个燃烧的早晨，
让许多鸟语朗诵。

后段鲜丽明媚，能够读懂。前段隐晦艰涩，不知所云。他很爱化简为繁。他把极目夜天化为“夜陷于瞳睛的仰望”。在《酒之喷泉》里，他把接吻化为“女子们的唇灼我红宝石的玫瑰”，他把忧愁中的孤愤化为“三千丈怒发绞不死一座愁城的孤独”，他把因冷漠而泪尽化为“冷冽的泉枯涸于你漠漠之眸”。这首难懂的诗四十三行，我只欣赏两行：“被风嚼碎过的语言。被云复写了的面貌。”其余的四十一行实在不敢妄赞。

羊令野的代表作长诗《贝叶》写于 1959 年，当时他刚从嘉义调到台北的国防部工作。1968 年他出任台湾全军文艺工作队诗歌队长的同时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便以“贝叶”为集名，可见他对此诗的看重。贝叶是一种植物的叶子，如同古埃及的纸草一样，古印度用来抄写佛经的。《贝叶》十三章二百四十一行，演佛理以颂爱情，写得神秘莫测，幻象迭出，梦话连篇，我只好承认自己读不懂。下面是此诗的第三章：

我观我自在。

贝叶之第三叶，
无色之姿。
我即色。
我即空。
我即第三叶。

叶中我即如来
花中我即世界
我孕于第三叶。
我筑于第三叶。
无花果核中之核，
　无梦。无碍。

核中无我，我心有核。
我心无核。核中有我。
我来。我去。
我闻。我思。
如是。如是。我在其中。

这是观念的游戏，不是诗。羊令野也有一读便懂的诗，《马山望大陆》便是。他来到马祖岛的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大陆，“犹记得来时路”，并感叹着“我们的芒鞋／一个接一个血汗的烙印／都成了梦里云的记忆／醒来风的回响”。他看见大陆上“依然千山万水的秋色”而想到自己有“一封寄不出的摺叠家

书”。这些显然都是他的真情实感。诗若有了真情实感，恐怕都是容易读懂的。至于结尾夸口什么“投鞭断流”“万敌莫当”也容易理解。身为台湾军方的诗歌首席官，能不唱唱“反攻”的老调吗！

1976 年羊令野以台湾画刊社社长身份，统率十位台湾诗人访问南朝鲜，写的组诗《汉城行吟集》也是能读懂的。其中写高丽王朝故宫的那首，吊古伤今，哀婉凄迷，可窥见他在旧体诗词方面的涵养。

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有句云：“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秋士们也该有这样的喟叹吧。羊令野看见一棵被移栽到大城市高楼顶层的无名树，便敏感到正是自己的影子。那棵树虽然地位很高，有着“云之闲逸”和“星之孤高”，而且“吸呼着每座星球之土壤”，并“有亚热带梦之孤独享受”，看来很不错。但是，可悲地，它却“无花无果”，既“不属于辽远的丛林”又“不属于这都市”，只是一种“离开了土壤复植于土壤”而又“不属于土壤之植物”。根蒂倒是有的，却无“家族”，“不落脚于土地”，也够苦恼的了。羊令野的这些喟叹都写入了那首《屋顶之树》中。他的另一首《灯柱》乃是《屋顶之树》的姐妹篇。一杆木质灯柱站在街头，正在写“春天的回忆录”。灯柱记得自己曾经是树，“斧斤丁丁／一种死亡的颤栗触及我／伐木者的宣判／写在我美丽的年轮上”。如今不再开花结果了，不再有蜂蝶们来谈恋爱了，已经是朽木不可雕了。夜间，灯柱哀叹着：

蛾之舞，
翩翩而来。
凄艳的圆，画我的周遭。
而我之额灯，
一枚禁果。
一朵不凋花。
遂惑于风的语言，
迷魂曲戛然于柱弦之上。

这是《灯柱》的第三段，颇具凄凉美。结尾两行说的是风吹电线嗡嗡之声如鸣琴奏曲。羊令野自作解释说："它既不能自由自在生活在丛林中，又不能厕身于栋梁之选，复不免于斧斤之伐，它只是一株照亮别人的灯柱而已。"羊令野不想当官作栋梁，愿做一杆为他人照明的灯柱，做了灯柱又感到站在街头一任风吹雨打的可悲，这是矛盾的，也是真实的。

羊令野的诗太诡谲太朦胧，不甚可取。他属于台湾的现代派，不是西装革履美雨欧风的现代派，而是青衫小帽赏花醉月的现代派。台湾的诗家有说羊令野"从传统中灿然走出，汲取古典诗的精华"的，恐怕是过誉了。读不懂，解不透，这算什么传统呢？他的《逃亡之月》只有六行，如下：

九个太阳一直踩在脚底，
而后羿依然诅咒黑暗。
用曙色涂抹颜面的，

总想着崦嵫山自遥遥年代升起。
所以寂寞就被童贞地守着，
禁锢般守着那逃亡的月。

真是难读难解。我看他的《蝶之美学》倒写得很不错，构思奇巧，且能读懂解透。全诗如下：

用七彩打扮生活，
在风中，我乃文身男子。
和多姿的花儿们恋爱整个春天，
我是忙碌的。

从庄子的枕上飞出，
从香扇边缘逃亡。
偶然想起我乃蛹之子；
跨过生与死的门槛，我孕美丽的日子。

现在一切游戏都告结束。
且读逍遥篇，梦大鹏之飞翔。
而我，只是一枚标本，
在博物馆里研究我的美学。

说的是一只美丽的雄彩蝶，已经死了被放在博物馆里作标本的，在那里回忆自己的一生经历。这只雄彩蝶记得自己曾

经是睡眠的蛹，无知无觉，后来化蝶，在春天里忙于采花。它飞入过庄周的梦境。它逃脱于香扇的扑搧。它游戏了一生，现在虽死了，仍感到满意。当然，给钉在标本盒里不能飞了，但可读读《庄子 · 逍遥游》，想象一番鹏鸟自北冥飞往南冥是怎样的快活，也就等于自己在飞了。

羊令野好象是在写他自己呢，那么“蝶生观”也就是人生观了。假旷达的微笑，真绝望的内心，未免悲观，不足取法。不过诗确实写得很不错，构思奇巧。愿那只雄彩蝶再生吧，从博物馆里飞出来，飞上天去！

[附　录]

羊令野的诗三首

屋顶之树……22

酒之喷泉……24

汉城景福宫……27

呼吸着每座星球之土壤。

屋顶之树

星。
孤独的，照着
屋顶之树。而那一撮
根须，遂有亚热带梦之孤独享受。

你的名字呢?
你的家族呢?
你不落脚于土地。

很象你的弟兄们:
云之闲逸。
星之孤高。
你们是孪生的，那样呼吸着。

呼吸着每座星球之土壤。
而你:

不属于辽远的丛林。
不属于哪一只手植。
不属于这都市的
屋顶之树。

乃如我的额发一样孤独的:
无花。
无果。
一种不属于土壤之植物。

1962. 9.

酒之喷泉

三千丈怒发，
绞不死一座愁城的孤独。
齿堞们切错着夜，
抖落满天星斗的谣诼。

从那杯缘：
饮我醉乡风景之纯粹。
饮我处子们秋之裸白。
饮我果核中之睡眠。
放逐的边界啊！
饮我太阳在那杯缘无始无终的圆周。

红的。绿的。蓝的。黑的。
一种晕眩构筑你的像，罗织你的呓。
而你流转于光年的轮上，酝酿着成熟着
一个自己。

被风嚼碎过的语言。
被云复写了的面貌。
多么羞涩的月之流浪啊！
当群山醒来，一朵菊花盛开着。

一抹迷离的姿，自那折角巾移步。
少年啊！你将酿些什么？冷冽的泉枯涸于
你漠漠之眸，听不见银河淙淙回音。
归去来兮！三径湮没于落日的余烬。

辽远啊！辽远啊！
海渴于那些浮雕了的波澜，
女子们的唇灼我红宝石的玫瑰。
一掬凄艳注沧浪之上。濯吧我之缨，濯吧我之足。

树，总是这样种着相思的。
草，总是这样含羞而脉脉。
榆钱啊！赝品总在太阳的阴面炫耀。
为什么不凿一泓醴泉呢？一想起
天上来的黄河，花间就总是这样斟酌着落寞。

仙人掌，握一季的雨种着珍珠。
在这龟裂地带，请和泪饮泣吧！
当你的裙裳飘起，我将翘盼缥缈的云霓。

请敲响三千年石鼓的沉默，
自碑碣间摩挲遥遥年代的痛楚。
我们毋须辨认那颤栗中眉眼之注视。
如许的欢愉，腐蚀于春秋之婚媾。

石钟乳啊！
在你的颜面彩绘着婴儿们的啼声。
许多梦缠绵着一个饥渴的世界。
我将从地心中吸吮你，把凝固了的乳汁
升起一座永不熄灭的酒之喷泉。

汉城景福宫

谁的手
击响景福宫的五更鼓
鼓响一通通
该当早朝时分
谁来听政
朱楹画栋寂然无声
踏遍丹墀的游客
万国衣冠
带动了高丽曙色初新

御池的流水
照不出嫔娥们晚妆颜色
垂垂的柳丝
可记得王臣们须发一夜雪白
哦　五百年啦
你问过苍生

我来问鬼神

断碣残碑
抚摩尽六朝风和月
总是斑斓
读一卷兴亡遗事
沉吟里
长廊风送响履迤逦
不知人面何处去

1976. 12.

浴　火　的　凤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1965 年的一个寒夜，受聘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

任副教授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抑郁寡欢，临窗西望，思念着遥远的祖国。自从 1948 年 7 月离开大陆迁居香港以后（第二年又到台湾求学去），秋风落叶已经有十七回了。二十岁去国，三十七岁怀乡，还不知何日是归年呢。多愁善感的余光中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卧听两旁一江一河的滔滔东流水，在江河的安魂曲中“坦然睡去”，于是他写成这首《当我死时》。他想起了四川重庆江北悦来场，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那里读过中学，那里多山多树多鹧鸪，鹧鸪在春雾迷濛的林中啼唤着：“行不得也，哥哥!”这使他联想起南宋辛弃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余光中 1928 年生于南京，自称江南人，在这首诗里他却不想南京而想重庆——多鹧鸪的山城。该是啼鸟唤人归吧?

余光中 1952 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曾入台湾军界任编译官。1956 年退役后，在台湾各个大学授英文课近二十年。课余写诗写散文写评论，编刊物编丛书，还要翻译作品。有著作译作二十六种之多，堪称大家。以其成绩斐然，1966 年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1974 年去了香港，任中文大学教授，以迄于今。

余光中的诗，例如这首《当我死时》，就其句型而言，颇似洋腔，你可以念一句译一句，对位译成英语而不感到吃力。不过就其内涵而言，他的诗却是古色古香的国调。他不赞同泯灭自己的传统于欧风美雨，不赞同台湾现代派的所谓“横的移植”，即一味的硬搬外国。《我之固体化》一首可看作他的诗之

宣言:“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1961年他与台湾现代派诗人洛夫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一文以纠正对传统的虚无态度，主张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中去。

余光中这样说，也这样做。论战的第二年他写的爱情诗《等你，在雨中》，删摘如下: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火焰，在雨中
……竟感觉每朵莲都象你
尤其是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地，你走来
象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洋句型仿佛是英文的直译。“瑞士表说都七点了”一句与“最母亲的”和“很液体的”两个形容词一样，纯系洋腔。可是那位踏着红莲翩翩而来的，从南宋姜夔婉约清丽的词里步着音韵而来的，绝不会是安娜或玛丽，只能是一位中国的窈窕淑女。至于雨后荷花，蛙鼓蝉吟，细雨黄昏，更是当然的国产

品。台湾有的诗人爱洋货，如夜莺、玫瑰、紫罗兰。现在我们这里也有人爱“勿忘我草”了。当然可以爱的，不过须知此花洋名 Forget-me-not（不要忘记我），并非中国土产，且在中国不常见的。

迷爱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余光中写《飞将军》咏叹抵抗匈奴的李广，写《大江东去》咏叹波跳龙鳞的长江。他随手拈来典故成语嵌在诗中，如宝石嵌在剑上，光辉夺目。我们写诗不兴这样，一来自己不长此道，二来害怕读者不懂。其实，象这样的句子不是很好吗:“柳荫下，汉家的童子在戏捉单于。太史公幼时指过他的背影。”“弦声叫，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引自《飞将军》）“哪一波是捉月人？哪一波是溺水的大夫？赤壁下，人吊苏髯犹似苏髯在吊古。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大江东去，龙势矫矫向太阳。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引自《大江东去》）他的诗中典故成语很多，旧文学根柢浅了，你就很难读懂。好在并不晦涩，只是有些艰深罢了。

余光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缅怀追慕之情，集中地表现在他对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件白玉雕琢的苦瓜的咏叹上。《白玉苦瓜》写于 1974 年他离台去港之前不久。发表后，轰动台湾诗坛，众口交誉，有称之为“不朽的盛事”者。全诗如下：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象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
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慈悲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靴踩过，马蹄踩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
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生在仙山，产生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华夏九州，我们的慈母，用乳汁奶大了这只苦瓜。瓜是苦的，在痛苦中成熟，且受马踏车轧之苦。苦到尽头，“成果而甘”，被我们珍藏着，奉为国宝，引为骄傲，成为中土传统文化的象征。余光中写活了这只苦瓜，它在“不断向外膨胀”“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不说“有着”，而说“翘着”，“有”是静态的抽象，“翘”是动态的具象。这只苦瓜“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熟着”，即在另一度时间空间系统中熟着，“产生在人间”而具有非人间的即仙界的灵性。它的原体，那些形形色色的，多如恒河沙数的真实的苦瓜们，早已湮灭，永不可寻，“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的它。众多的“久朽”换来了这一个不朽！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再明白不过了。构思奇巧，视域

辽阔，描技精细，都很令人佩服。

余光中早期的作品，未能拜读，不知是何模样，据他自己说，“受现代艺术影响”，那么也该属于现代派吧。跨入六十年代以后，他才渐渐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中来。评论家说他是“回头的浪子”，赞赏他转变了诗风，步入佳境。他在早期写的《西螺大桥》一诗中说：“我知道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此岸的我。”看来未必不能。彼岸游了，不佳，回到此岸，很好。诗人总是在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否定而前进的。

他有一首《火浴》，大约受了郭沫若早期的《凤凰涅槃》的启示，写得很好。在这首诗里，他给自己提出一个有关人生道路的很严肃的问题：

有一种向往，要水，也要火
一种欲望，要洗濯，也要焚烧
净化的过程，两者，都需要
沉淀的需要沉淀，飘扬的，飘扬
赴水为禽，扑火为鸟，火鸟与水禽
则我应选择，选择哪一种过程？

他的回答是选择火，“火是勇士的行程”。他不愿做“智士”或“隐士”而愿做“勇士”，不愿做“白孔雀”“天鹅”“鹤”而愿做“凤雏”。他要投火，“让永恒的烈焰涤净勇士的罪过”，完成他的“新生”。

余光中有些诗是很悲观很消极的。他在《敲打乐》这首长

诗里流露出对祖国前途的忧伤绝望（虽然此诗写在大陆上的十年动乱期间），这是不足取的，纵然他在诗中写着：“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他的忧伤绝望又往往以谐语道出来，于是相反相成，成了更忧伤更绝望的呼号。诗中这样的句子：

阿司匹林之后
仍是咳嗽是咳嗽是解嘲的咳嗽
不讨论天气，背风坐着，各打各的喷嚏
用一条拉链把灵魂盖起
在中国，该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清明
蜗迹燐燐
菌子们围着石碑要考证些什么
　　　　　　　　考证些什么
　　　　　　　　考证些什么
一些齐人在墓间乞食着剩肴
任雷殛电鞭也鞭不出孤魂的一声啼喊
在黄梅雨，在黄梅雨的月份
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

读者会诧异他怎么想得出这样一些诡谲的形象来！不过，虽有奇想，也不足取。

［附　录］

余光中的诗二十首

算命瞎子……39
灵　感……40
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41
自三十七度出发……43
西螺大桥……45
招魂的短笛……47
新大陆之晨……49
登圆通寺……52
莲的联想……54
春天，遂想起……56
中元夜……59
在冷战的年代……61
乡　愁……64
长城谣……66

大江东去……………………………………………*67*
飞将军………………………………………………*69*
小褐斑………………………………………………*71*
唐　马………………………………………………*72*
水晶牢………………………………………………*74*
五十岁以后…………………………………………*76*

算命瞎子

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
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
他又抱胡琴向黄昏诉苦：
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

他能把别人的命运说得分明，
他自己的命运却让人牵引：
一个女孩伴他将残年度过，
一根拐杖尝尽他世路的坎坷！

1950．11．8

灵　　感

你光彩照人的热带小鸟，
欢喜在我头顶来回飞绕，
每次在我的掌中挣脱，
只落下一片蓝色的羽毛。

我把它拾起插在帽边，
行人看到都异常惊羡。
哦，
我怎能捉回飞去的小鸟，
让他们象我样看个完全！

1952. 10. 10

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

何等芳醇而又鲜红的葡萄的血液！
如此暖暖地，缓缓地注入了我的胸膛，
使我欢愉的心中孕满了南欧的夏夜，
孕满了地中海岸边金黄色的阳光，
和普罗汪斯夜莺的歌唱。

当纤纤的手指将你们初次从枝头摘下，
圆润而丰满，饱孕着生命绯色的血浆，
白朗宁和伊丽莎白还不曾私奔过海峡，
但马佐卡岛上已栖息乔治桑和肖邦，
雪莱初躺在济慈的墓旁。

那时你们正累累倒垂，在葡萄架顶，
被对岸非洲吹来的暖风拂得微微摆荡；
到夜里，更默然仰望着南欧的繁星，
也许还有人相会在架底，就着星光，

吮饮甜于我怀中的的甘醲。

也许，啊，也许有一颗熟透的葡萄，
因不胜蜜汁的重负而悄然坠下，
惊动吻中的人影，引他们相视一笑，
听远处是谁歌小夜曲，是谁伴吉打；
生命在暖密的夏夜开花。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随那个夏季枯萎。
数万里外，一百年前，他人的往事，
除了微醉的我，还有谁知道？还有谁
能追忆哪一座墓里埋着采摘的手指？
她宁贴的爱抚早已消逝！

一切都逝了，只有我掌中的这只魔杯，
还盛着一世纪前异国的春晚和夏晨！
青紫色的僵尸早已腐朽，化成了草灰，
而遗下的血液仍如此鲜红，尚有余温
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

1955. 9. 29

自三十七度出发

自三十七度出发，地心的吸力重了。
我如登陆于木星，骤增为二百七十四磅，
看十一个月在太空旋转。
站在白垩纪的活火山上，独自和恐龙群搏斗。
地球痉挛着，若行星之将出轨，
七色火在四周吐毒蟒的舌头。

群鬼哗变着，冲出地狱的大铁门，
而且鼓噪着，追逐于我的背后；
梦魇骑我，向大峡谷的悬崖狂奔。

只有灵魂亮着，屹立于回忆的海啸。
心的热带，摄氏四十度，白血球和红血球
在血巷中赛马。

最后，一切都归于沉寂。

宇宙如一只停了的表，我醒来，在白色的南极。
护士立在我身旁，一头胖胖的雌企鹅。
伸右鳍摸一摸扁平的躯体，
血冷了，我发现自己是一尾鱼。

1957. 9. 9

西螺大桥

矗然，钢的灵魂醒着。
严肃的静铿锵着。

西螺平原的海风猛撼着这座力的图案，美的
　网，猛撼着这座
意志之塔的每一根神经，
猛撼着，而且绝望地啸着。
而铁钉的齿紧紧咬着，铁臂的手紧紧握着
严肃的静。

于是，我的灵魂也醒了，我知道
既渡的我将异于
未渡的我，我知道
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
此岸的我。
但命运自神秘的一点伸过来

一千条欢迎的臂，我必须渡河。

面临通向另一个世界的
走廊，我微微地颤抖。
但西螺平原的壮阔的风
迎面扑来，告我以海在彼端，
我微微地颤抖，但是我
必须渡河！

矗立着，庞大的沉默。
醒着，钢的灵魂。

1958. 3. 13

招魂的短笛

魂兮归来，母亲啊，东方不可以久留，
　　诞生台风的热带海，
　　七月的北太平洋气压很低。
魂兮归来，母亲啊，南方不可以久留，
　　太阳火车的单行道，
　　七月的赤道炙行人的脚心。
魂兮归来，母亲啊，北方不可以久留，
　　驯鹿的白色王国，
　　七月里没有安息夜，只有白昼。
魂兮归来，母亲啊，异国不可以久留。

小小的骨灰匣梦寐在落地窗畔，
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
归来啊，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
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
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

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
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
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
　　梦见你的母亲。

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
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
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1958. 7. 14 晚

新大陆之晨

零度。七点半。古中国之梦死在
新大陆的席梦思上。
摄氏表的静脉里，
一九五八年的血液将流尽。
风，起自格陵兰岛上，
以溜冰者的来势，滑下了
五大湖的玻璃平原。
不久我们将收到，自这些信差的袋里，
爱斯基摩人寄来的许多
圣诞卡片。

早安，忧郁。早安，寂寞。
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
早安，夫人们，早安！
烤面包，冰牛奶，咖啡和生菜
在早餐桌上等我们去争吵，

去想念燧人氏，以及豆浆与油条。
然后去陌生的报上寻吝啬的消息。
然后去信箱里寻希望的尸体。
然后去林荫道上招呼小松鼠们。
然后走进拥挤的课堂，在高鼻子与高鼻子，
在金发与金发，在 Hello 与 Good morning 之间，
坐下。

坐下，且向冷如密歇根湖的碧瞳
                                        碧瞳
与碧瞳，照出五陵少年的影子，
照出自北回归线移植来的相思树的影子。

然后踏着艺术馆后犹青的芳草地
（它不认识牛希济），
穿过爱奥河畔的柳荫
（它不认识桓温），
向另一座摩天楼
（它不认识王粲）。

当千里目被困于地平线，我说：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

火车来自芝加哥，
驰向太平洋的蓝岸。
汽笛的长嘶，使我的思想出轨——
我在想，一九五九年的初秋，
旧金山的海湾里，
有一只铁锚将为我升起，
当它再潜水时，它会看见
基隆港里的中国鱼。

而此刻，七点半，零度。
摄氏表的静脉里，
一九五八的血液还没有流尽。
早安，忧郁！早安，寂寞！
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
早安，黑眼圈的夫人们，早安，早安！

1958. 11. 5

登圆通寺

用薄金属锤成的日子
属于敲打乐器
不信，你可以去叩地平线

这是重阳，可以登高，登圆通寺
汉朝不远
在这声钟与下声钟之间

不饮菊花，不佩茱萸，母亲
你不曾给我兄弟
分我的哀恸和记忆，母亲

不必登高，中年的我，即使能作
赤子的第一声啼
你在更高处可能谛听?

永不忘记，这是你流血的日子
你在血管中呼我
你输血，你给我血型

你置我于此。灾厄正开始
未来的大劫
非鸡犬能代替，我非桓景

是以海拔千尺，云下是现实
是你美丽的孙女
云上是东汉，是羽化的母亲

你登星座，你与费长房同在
你回对流层之上
而遗我于原子雨中，呼吸尘埃

1961 年重九. 三十四岁生日

莲的联想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
对此莲池，我欲下跪

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爱情
最初的烦恼，最后的玩具

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
　拜伦的坟上
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

战争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欢喜
在这种火光中来写日记

虚无成为流行的癌症
　当黄昏来袭
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

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
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台

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
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

1961．11．10

春天，遂想起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
（那场战争是够美的）
　　逃了西施
　　失踪了范蠡
失踪在酒旗招展的
（从松山飞三小时就到的）

乾隆皇帝的江南

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
　　的江南，想起
太湖滨一渔港，想起
那么多的表妹，走过柳堤
（我只能娶其中的一朵！）
走过柳堤，那许多表妹
　　就那么任伊老了
　　任伊老了，在江南
　　（喷射云三小时的江南）

即使见面，她们也不会陪我
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
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
　　在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江南的杏花村
　　（借问酒家何处）
　　何处有我的母亲

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
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喊我，在海峡这边
喊我，在海峡那边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多亭的
　　江南，多风筝的
　　江南啊，钟声里
　　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
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江南

1962. 4. 29 午夜

中　元　夜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月是情人和鬼的魂魄，月色冰冰
燃一盏青焰的长明灯
中元夜，鬼也醒着，人也醒着
人在桥上怔怔地出神

伸冷冷的白臂，桥栏拦我
拦我捞李白的月亮
月光是幻，水中月是幻中幻，何况
今夕是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
可怜，可怜七夕是碧落的神话
落在人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
寄在碧落。而中元
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

如果你玄衣飘飘上桥来，如果
你哭，在奈何桥上你哭
如果你笑，在鹊桥上你笑
我们是鬼故事，还是神话的主角?

终是太阴侵侵，幽光柔若无棱
飘过来云，飘过去云
恰似青烟缭绕着佛灯
桥下燐燐，桥上燐燐，我的眸想亦燐燐

月是盗梦的怪精，今夕，回不回去?
彼岸魂挤，此岸魂挤
回去的路上魂魄在游行
而水，在桥下流着，泪，在桥
　上流

1962. 八月十五. 中元次夕

在冷战的年代

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
他想起那热战，那热烘烘的抗战
想起芦沟桥，怒吼，桥上所有的狮子
向武士刀，对岸的樱花武士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
是故乡”，想起一个民族，怎样
在同一个旋律里咀嚼流亡
从山海关到韶关。他的家
在长城，不，长江以南，但是那歌调
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
歌，是平常的歌，不平常
是唱歌的年代，一起唱的人
一起流亡，在后方的一个小镇
一千个叮咛，一千次敲打
邮戳敲打谁人的叮咛

两种面貌是流亡的岁月
正面，是邮票，反面，是车票
一首旧歌，一枚照明弹
二十年前的记忆，忽然，被照明
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
他想起，那音乐会上，刚才
十七岁，最多是十八，那女孩
还不曾诞生，在他唱歌的年代
今夜那些听众，一大半，还不曾诞生
不知道什么是英租界，日本租界
滇缅路，青年军，草鞋，平价米，草鞋
空空洞洞，防空洞中的岁月，“月光光
照他乡”，月光之外，烧夷弹的火光
停电夜，大轰炸的前夜，也是那样
那样一个晚会，也是那样
好乖好灵的一个女孩
唱同样的那一只歌，唱得
不好，但令他激动而流泪
“不要难过了”，笑笑，她说
“月亮真好，我要你送我回去”
后来她就戴上了他的指环
将爱笑的眼睛，盖印一样
盖在婷婷和幺幺的脸上
那竟是——念多年前的事了

天上的七七，地上的七七
她的墓在观音山，淡水对岸
去年的清明节，前年的清明
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
他想起，冷冷清清的公寓
一张双人旧床在等他回去
“月亮真好，我要你送我回去”
想起如何，先人的墓在大陆
妻的墓在岛上，幺幺和婷婷
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人
三代分三个，不，四个世界
长城万里，孤蓬万里、月亮真好，他说
一面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

1968. 5. 7

乡　　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2. 1. 21

长　城　谣

长城斜了，长城歪了
长城要倒下来了啊长城长城
堞影下，一整夜悲号
喉咙叫破血管
一腔热
嘉峪关直溅到山海关
喊人，人不见
喊鬼，鬼不见
旋天转地的晕眩，大风沙里
砖石一块接一块
一块接一块砖石在崩裂
摇撼比战国更大的黑影
压下来，压向我独撑的血臂

最后是楼上，众人推墙
霹霹雳雳的一阵洗牌声
拍我惊醒

1972. 10. 20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
太阳升火，月亮沉珠
哪一波是捉月人?
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
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
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
当我年老，千尺白发飘
该让我曳着离骚
嫋嫋的离骚曳我归去
汨罗，采石矶之间让我游泳
让不朽的大江为我涤罪
冰肌的江水祝我永生
恰似母亲的手指，孩时
呵痒轻轻，那样的触觉
大江东去，千唇千靥是母亲
舔，我轻轻，吻，我轻轻

亲亲，我赤裸之身
仰泳的姿态是吮吸的姿态
源源不绝五千载的灌溉
永不断奶的圣液这乳房
每一滴，都甘美也都悲辛
每一滴都从昆仑山顶
风里霜里和雾里
荒荒旷旷神话里流来
大江东去，龙势矫矫向太阳
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
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
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
胜者败败者胜高低同样是浪潮
浮亦永恒沉亦永恒
顺是永恒逆是永恒
俯泳仰泳都必须追随
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
侧左，滔滔在左耳
侧右，滔滔在右颊
　　侧侧转转
　　挥刀不断
失眠的人头枕三峡
一夜轰轰听大江东去

1972．11．13

飞　将　军

两千年的风沙吹过去
一个铿锵的名字留下来
他的蹄音敲响大戈壁的寂寂
听，匈奴，水草的浅处
脸色比惊惶的黄沙更黄
他的传说流传在长安
谁不相信，灞桥到灞陵
他的长臂比长城更长
胡骑奔突突不过他的臂弯
柳荫下，汉家的童子在戏捉单于
太史公幼时指过他背影

弦声叫，矫矫的长臂抱
咬，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
箭羽轻轻在摇
飞将军，人到箭先到

举起，你无情的长臂
杀，匈奴的射雕手
杀，匈奴的追兵
杀，无礼的亭尉你无礼
杀，投降的羌人
杀，白发的将军，大小七十余战
悲哀的长臂，垂下去

1973. 7. 18

小　褐　斑

如果有两个情人一样美一样的可怜
让我选有雀斑的一个
迷人全在那么一点点
你便是我的初选和末选，小褐斑
为了无端端那斑斑点点
蜷在耳背后，偎在唇角或眉尖
为妩媚添上神秘。传说
天上有一颗星管你脸上那汗斑
信不信由你，只求你
不要笑，笑得不要太厉害
靥里看你看得人眼花
凡美妙的，听我说，都该有印痕
月光一满轮也不例外
不要，啊不要笑得太厉害
我的心不是耳环，我的心
经不起你的笑声
荡过去又荡过来……

1975．8．2

唐　　马

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
刷动双耳，惊诧似远闻一千多年前
居庸关外的风沙，每到春天
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
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
旌旗在风里招，多少英雄
泼剌剌四蹄过处泼剌剌
千蹄踏万蹄蹴扰扰中原的尘土
叩，寂寞古神州，成一面巨鼓
青史野史鞍上镫上的故事
无非你引颈仰天一悲嘶
寥落江湖的蹄印。皆逝矣
未随豪杰俱逝的你是
失群一孤骏，失落在玻璃柜里
软绵绵那绿绸垫子垫在你蹄下

一方小草原驰不起战尘
看修鬣短尾，怒齿复瞋目
暖黄冷绿的三彩釉身
纵边警再起，壮士一声唿哨
你岂能踢破这透明的梦境
玻璃碎纷纷，突围而去?
仍穹庐苍苍，四野茫茫
觱篥无声，五单于都已沉睡
沉睡了，眈眈的弓弩手射雕手
穷边上熊觊狼觎早换了新敌
毡帽压眉，碧眼在暗中窥
黑龙江对岸一排排重机枪手
筋骨不朽雄纠纠千里的骅骝
是谁的魔指冥冥一施蛊
缩你成如此精巧的宠物
公开的幽禁里，任人亲狎又玩赏
浑不闻隔音的博物馆门外
芳草衬蹄，循环的跑道上
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
胡骑与羌兵?不，银杯与银盾
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
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
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1977. 3. 31

水　晶　牢

——咏表

放大镜下仿佛才数得清的一群
要用细钳子钳来钳去的
最殷勤最敏捷的小奴隶
是哪个恶作剧的坏精灵
从什么地方拐来的，用什么诡计
拐到这玲珑的水晶牢里？
钢圆门依回纹一旋上，滴水不透
日夜不休，按一个紧密的节奏
推吧，绕一个静寂的中心
推动所有的金磨子成一座磨坊
流过世纪磨成了岁月
流过岁月磨成了时辰
流过时辰磨成了分秒
涓涓滴滴，从号称不透水的闸门
偷偷地漏去。这是世界上

最乖小的工厂，滴滴复答答
永不歇工，你不相信吗?
贴你的耳朵吧，悄悄，在腕上
听水晶牢里众奴在歌唱
应着齿轮和齿轮对齿
切切嚼时间单调的机声
众奴的合唱，你问，是欢喜或悲哀?
欢喜和悲哀是你的，你自己去咀嚼
悲哀的慢板和欢喜的快调
犀利的金磨子，你听，无所谓悲哀
不悲哀，纵整条河流就这样流去
从你的腕上。轻轻，贴你的耳朵
听两种律动日夜在赛跑
热血的脉搏对冷钢的脉搏
热血更快些，七十步对六十
最初是新血的一百四领先
童贞的兔子遥遥在前面
但钢的节奏愈追愈接近
贴你的耳朵在腕上，细心地听
哪一种脉搏在敲奏你生命?

1978. 12. 10

五十岁以后

五尺三寸，顶上已伸入了雪线
黑松林疎处尽是皑皑
触目惊心这一片早白
不是降幡，是仙凡的边界
黑，是母胎所带来，而白
是严峻的后母，造化，所配戴
古来有太多的壮士对镜
畏雪峰太凛冽不敢独登
不知一峰暮色里独白
是伸向死灭，或是永生

莫指望我会诉老，我不会
海拔到此已足够自豪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过耳来，听我胸中的烈火
听雪峰之下内燃着火山
听低啸的内燃机运转不息
几乎煞不住的马力
踢踏千里，还有四百匹

1980. 七七抗战纪念日

举　螯　的　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三月，湖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有一个学生，二十一岁，家在衡阳，不知是何缘故，竟跟着那山崩崖垮的国民党残军飘洋过海往台湾去了。他的行囊既轻且雅，内有三“本”一“条”：冯至诗集一本，艾青诗集一本，他自己作品剪贴一本（其中有十多首已发表的新诗），军用毛毯一条。这个行囊显然具有矛盾的内涵。他到台湾三年以后又发表诗作了。接着参加海军，服役有二十年之久，1973年以中校军阶退役。他就是洛夫（姓莫），台湾现代派诗家之一，现任《创世纪》诗刊总编辑。《创世纪》诗刊是他在1954年与张默、痖弦一起创办的，刊龄甚老，影响甚大。

洛夫早慧，十五岁开始写作。去台湾后的三十年间著作颇多，有诗集七种和诗论集二种，还有译作七种。第一本诗集《灵河》出版于1957年。第二年他到军官外语学校受训，诗风大变，转入了现代派，洛夫自己是这样说的。

洛夫看重《巨石之变》，说这是他的自述诗，诗中的巨石就是他本人。这首诗的第一章说巨石屹立于“莽莽荒原上”，

“我已吃掉一大片天空”,“在我金属的体内”“铁器捶击而生警句”“锵然而鸣”，那是“无人辨识的高音”。第二章说巨石底层燃着火，脸上盖着冰雪，“我之外无人能促成水与火的婚媾”。第三章说大风刮起巨石的“碎裂的肌肤”而月亮在上面“射精”,遂使“久久未曾一动”的巨石“满山滚动”起来,“我手中高举的是一朵花”(暗指火山爆发)，巨石终于“占有峰顶的全部方位”。在第四第五两章里，巨石发表宣言:“你们都来自我，我来自灰尘／也许太高了而且冷无声”,“我是火成岩，我焚自己取乐”,“你们说绝对／我选择了可能／你们说无疑／我选择了未知”,“你们争相批驳我／以一柄颤悸的凿子”,“你们有千种专横我有千种冷”。

愤愤之声，纸上可闻，不知道洛夫在骂谁。此诗注明“完成”于1974年，孕育之年当更早些。读者该记得他在1961年曾与余光中激烈地论战过,余光中的答辩文章宣布要与那些否定中国诗歌传统的虚无派告别。洛夫在诗中说“你们争相批驳我／以一柄颤悸的凿子”，如果这是指十三年前的那一场论战而言，那就未免太小器了。洛夫在诗中还说“我是火成岩，我焚自己取乐”。做诗不过“取乐”而已，这恐怕就是他的诗歌主张吧。《巨石之变》的第六第七两章是结尾，说的是再一次的火山爆发使巨石从“一块冷硬的石头”变成了“最初的粉末”，遂复归于虚无，因为人间“竟无一事物使我满足／我必须重新溶入一切事物中”。看来这该是他的人生观了，可惊地厌世!

台湾诗人多有厌世之作，这是容易理解的，虽然那些诗

人并未吃过多少苦头。洛夫的诗不但厌世而且阴冷，请读他的《沙包刑场》:

一颗颗头颅从沙包上走下来
俯耳地面
隐闻地球另一面有人在唱
自悼之挽歌
浮贴在木桩上的那张告示
随风而去
一副好看的脸
自镜中消失

地球的这一面有人被杀，地球的那一面有人待毙。悲哉，地球!结尾两句借自一个历史故事。隋炀帝对镜摸脸自叹:“好头颅，谁当砍之？”洛夫把它变了一下而已。

阴冷的厌世总算没有妨碍官职的右迁。他在台湾海军部门历任参谋、联络官、特等编译官、顾问、英文秘书，一帆风顺，直至中校军阶。台湾当局失去在联合国窃据的席位后，洛夫写了一首感伤的《独饮十五行》以志其事，“诗成，沽酒一瓶，合泪而下”，也就不太令人感到奇怪了。他在那首诗中说:“近些日子／我总是背对着镜子／独饮着／胸中的二三事件”。结尾两行:“干／退瓶也只不过十三块五毛”。台湾当局自圆脸面，抢在表决之前宣布“退出”联合国。第二天洛夫也饮酒“退瓶”，说那东西（瓶？联合国？）值不了几个钱，这就未免有些滑稽了。

这里用得上他的长诗《石室之死亡》第五十八章中的两行：

几乎对自己的骄傲不疑，我们蠢若雨前之伞
撑开在一握之中只使世界造成一阵哄笑

洛夫的《汤姆之歌》写于1967年，诗有味道，且易读懂（他的许多诗很难读懂）。汤姆在这里是美国兵的泛称。某一个广场上立了一座美国兵的铜像，洛夫见了有感，写诗如下：

二十岁的汉子汤姆终于被人塑成
一座铜像在广场上
他的名字被人刻成
一阵风

擦枪此其时
抽烟此其时
不想什么此其时
（用刺刀在地上画一个裸女
然后又横腰把她切断）
没有酒的时候
到河边去捧自己的影子
没有嘴的时候
用伤口呼吸
死过千百次只有这一次

他才是仰着脸进入广场

结尾两句尤其好，如落日返照使暮山生色。全诗语言阴沉，感情冷峻，形象鲜明，含意深刻。洛夫的《水仙之走》只有二十行，标题注明“电影诗剧”，形象也很鲜明，但是含意有些费解。至于情节，堪称怪诞之至。先是室内出现一个瘦长的少年在给窗台上的一盆水仙浇水，“水仙哗地突然长高数尺，青茎挥动如舞者之臂”。接着是少年惊喜了，“他看到盆内根须在亢奋中涌动，纠结，频频呼吸”。少年走向镜前，对镜摸脸，“然后脱光身子，在室内昂然踱步，搓着双手”，“然后再看一眼镜中裸着的自己”。少年等待着水仙开花，水仙却拼命地只长叶子。于是“他拿起一把刀子开始割自己的脉管，血激射而出，注满了花盆。／他微笑。他听到一阵猛力吸吮的声音，／他看到水仙的青茎渐渐转红”。结尾很惨，他死在地板上，水仙却跳出窗口，“捧着一束花，／向河边走去”。

水仙洋名 Narcissus（纳西萨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是一个美少年，终日俯在水边照影，爱上了水中的自己，相思成疾，死后化作水仙花。诗的结尾，水仙开花，向河边走去，是去照影自爱的。此诗可作多种解释，读者不妨试试。

台湾的评论家有称洛夫为“诗魔”的，颇切贴，但应该带上贬义。洛夫的阴冷甚至侵入了他的爱情诗，《风雨之夕》《窗下》《烟之外》《水声》都是例子。甚至在为长女的出生而写的纪念诗《初生之黑》里也看不出一丝温暖的笑意来。他对刚刚生下来的长女说：“世界乃一断臂的袖，你来时已空无所有。”他

是如此的厌世啊！

1975 年 3 月 29 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的早晨，洛夫到台北市的孙中山纪念馆去，看见那里“提鸟笼者二三／练太极拳者七八／溜狗的妇人转几个圈子便走了／另外一些则蹲在石阶上／读早报上的奖券号码／读石油上涨／读机车骑士互撞之壮怀激烈”（引自《国父纪念馆之晨》），于是感慨系之。在另一处他又说：“我在等待炮声／而炮声响起时又将如何／降旗的号声／一再强调我们明日的辉煌”（引自《广场》）。看来他对“明日”也不抱有希望，所以他要厌世了。

洛夫毕竟是诗人，有裸袒的勇气，这就很不错了。他在他的代表作《石室之死亡》的第五十九章里裸袒自己如下：

我已钳死我自己，潮来潮去
在心之险滩，醒与醉构成的浪峰上
浪峰跃起抓住落日遂成另一种悲哀
落日如鞭，在被抽的背甲上
我是一只举螯而怒的蟹

这只举螯的怒蟹大可不必“钳死”“自己”，因为“落日”去了还有朝日要来的，只是他得充实充实自己的灵魂才行。好在他在此诗的结尾已经这样地惊叹了：“天啦！我还以为我的灵魂是一只小小的水柜／里面却躺着一把渴死的杓子”。

[附　录]

洛夫的诗九首

窗下……85
水声……86
舞者……88
有鸟飞过……90
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92
子夜读信……94
晨游秘苑……95
雪地秋千……97
烟之外……100

窗　　下

当暮色装饰着雨后的窗子
我便从这里探测出远山的深度

在窗玻璃上呵一口气
再用手指画一条长长的小路
以及小路尽头的
一个背影

有人从雨中而去

1957. 3. 21

水　　声

由我眼中
升起的那一枚月亮
突然降落在你的
掌心
你就把它摺成一只小船
任其漂向
水声的尽头

我们横卧在草地上
一把湿发
涌向我的额角
我终于发现
你紧紧抓住的仅是一只
生了锈的钥匙
你问：草地上的卧姿
是不是从井中捞起的那幅星图？

鼻子是北斗
天狼该是你唇边的那颗黑痣了
这时，你遽然坐了起来
手指着远处的一盏灯说：
那就是我的童年

总之，我是什么也听不清了
你的肌肤下
有晚潮澎湃
我们赶快把船划出体外吧
好让水声
留在尽头

1969. 10. 30

舞　　者

呛然
钹声中飞出一只红蜻蜓
贴着水面而过的
柔柔腹肌
静止住
全部眼睛的狂啸

江河江河
自你腰际迤逦而东
而入海的
竟是我们胸臆中的一声呜咽
飞花飞花
你的手臂
岂是五弦七弦所能缚住的
挥洒间
豆荚炸裂

群蝶乱飞

升起，再升起
缓缓转过身子
一株水莲猛然张开千指
叩响着
我们心中的高山流水

1970. 4. 5

有鸟飞过

香烟摊老李的二胡
把我们家的巷子
拉成一绺长长的湿发

院子的门开着
香片随着心事　　向
杯底沉落
茶几上
烟灰无非是既白且冷
无非是春去秋来

你能不能为我
在藤椅中的千种盹姿
各起一个名字?

晚报扔在脸上

睡眼中
有
鸟
飞过

1970. 7. 5

月亮·一把雪亮的刀子

日历上，疲惫的手指在划着一条向南的路，
　及到天黑始告停顿

月出无声

酒杯在桌上，枕头在怀中
床前月光的温度骤然下降
疑是地上——
低头拾起一把雪亮的刀子
割断
明日喉管的
刀子

月亮横过
水田闪光
在苜蓿的香气中我继续醒着

睡眠中群兽奔来，思想之魔，火的羽翼，巨
　大的爪蹄捶击我的胸脯如撞一口钟
回声，次第荡开
水似的一层层剥着皮肤

你听到远处冰雪行进的脚步声吗?
月出
无声

1973. 2. 15

子夜读信

子夜的灯
是一条未穿衣裳的
小河

你的信象一尾鱼游来
读水的温暖
读你额上动人的鳞片
读江河如读一面镜
读镜中你的笑
如读泡沫

1973．12．16

晨游秘苑

侧院里
一株古槐
可说完全没有了叶子
群雀啾啾

从未见一座石像
在寒风中拉起大衣的领子
这座也没有
想必当年是一位清官

上次战役后
就再无人昂然从此经过
那时的雪
想必不如今晨的白

飞檐的背后是

围墙
围墙的背后是
寝宫内熬银耳莲子汤的香味

门虚掩着，积雪上
有一行小小的脚印
想必昨夜又有一位宫女
蹑足溜出苑去。

组诗《汉城诗抄》之三

雪地秋千

我们飞扬
大地随之浮升
止于四十五度角
止于那种伸手便可触及
叫人想死的高度

我们降落
大地随之撤退
惊于三十哩的时速
回首，乍见昨日秋千架上
冷白如雪的童年
迎面逼来

啊！雪白的肤香
秋千架上妹妹的肤香
如再荡高一些，势将心痛

势将看到院子里渐行渐远的
蓟草般的乡愁

而左手边
那条至今犹未全部解冻的小河
体温何时上升?
新罗的早雪
至今犹无衣裳　赤裸
且有提升为水之前的执拗

从四十五度角的危崖跃下
是否有如坠入探及千哻的寒潭
雪，摊开如一部近代史
我们愈读脸色愈白
且常在冷中骤然惊醒

我们飞扬
低头已不见地面上的脚印
警兆呀警兆，令人顿生
雪花落在颈子里的那种仓惶
阖起的双眼
想象灰飞烟灭的悲壮

荡成如此美好之秩序在如此高度

何等严肃的儿戏
如说是悲剧其韵律岂不稍嫌轻快
雪地的秋千
半悬的中年

我们上升，而且降落
我们摆荡，而且哀伤
在风中，自由而无依
在遍体冰凉的夕阳中
我们抓紧绳索的手
由红而青

组诗《汉城诗抄》之七

烟　之　外

在涛声中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
已在千帆之外
潮来潮去
左边的鞋印才下午
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了
六月原是一本很感伤的书
结局如此之凄美
——落日西沉

你依然凝视
那人眼中展示的一片纯白
他跪向你向昨日向那朵美了整个下午的云
海鸥，为何在众灯之中
独点亮那一盏茫然

还能抓住什么呢?

你那曾被称为云的眸子
现有人叫做
烟

1967. 7. 9

忧 船 的 鼠

痖弦，同余光中一起，1965 年被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当时他刚刚参加了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话剧《国父传》的演出，饰演孙中山。在此以前的十年间，他已峥嵘头角，五次以诗获奖，并参与过台湾现代派诗刊《创世纪》的编务。他的第一本诗集《痖弦诗抄》是在 1959 年由香港国际图书公司出版的。他的第一首诗是在 1951 年发表的。

痖弦本名王庆麟，生于 1932 年，是河南省南阳县乡间的人，在乡间读小学，在县城读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两个月，他十七岁，在湖南省零陵县投入国民党军队，随军溃退，逃到广州，逃往台湾。1953 年入政工干校影剧系，翌年毕业。他擅长演话剧，1966 年以最佳男演员获金鼎奖。干校毕业后，入海军服役，业余写诗。成为台湾现代派大诗家以后，仍有专职工作要做，并非日日吟风弄月。那里好象没有什么专业诗人，写诗都是业余遣兴，诗人都有专职工作，往往兼任多职，赖此以获薪水，只有退食自公，委蛇回家以后，才有可能去觐见缪斯小姐，邀她玩玩意象游戏。

《深渊》是症弦的代表作，1959 年写的，意在揭露因癌腐而恶臭的台湾现实。全诗九十八行，嵌满了怪诞的意象，令人心惊肉跳，如在梦中窥见地狱之窗。不妨摘些句子，编以数字序列，如下：

（1）在有毒的月光中，在血的三角洲，
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扑向一个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头颅。

（2）这是日子的颜面：所有的疮口呻吟，裙子下面藏满病菌。

（3）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在两个夜夹着的苍白的深渊之间。

（4）在鼠哭的夜晚，早已被杀的人再被杀掉。
他们用墓草打着领结，把齿缝间的主祷文嚼烂。

（5）我们为去年的灯蛾立碑。我们活着。
我们用铁丝网煮熟麦子。我们活着。

（6）青蝇在啃她的脸，旗袍叉从某种小腿间摆荡；且渴望人去读她，去进入她体内工作。

（7）在夜晚床在各处深深陷落。
一种走在碎玻璃上害热病的光底声响。
一种被逼迫的农具的盲乱的耕作。
一种桃色的肉之翻译，一种用吻拼成的可怖的言语；
一种血与血的初识，一种火焰，一种疲倦！

（8）在我影子的尽头坐着一个女人。
她哭泣，婴儿在蛇莓子与虎耳草之间埋下……
第二天我们又同去看云、发笑、饮梅子汁，
在舞池中把剩下的人格跳尽。

（9）接吻挂在嘴上，宗教印在脸上，
我们背负着各人的棺盖闲荡！

（10）在这没有肩膀的城市，你的书第三天便会被捣烂再去作纸。
你以夜色洗脸，你同影子决斗，
你吃遗产、吃妆奁、吃死者们小小的呐喊……

（11）那一夜壁上的玛丽亚像剩下一个空框，
她逃走，找忘川的水去洗涤她听到的羞辱。

（12）去看，去假装慈悲，去闻时间的腐味，
我们再也懒于知道，我们是谁。
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们是握紧格言的人！

（13）我们活着。走路、咳嗽、辩论，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这些怪诞的意象真是语言艺术的奇观，它们跑步集合，编成一支队伍，番号就是“绝望”。1959年金门炮战之际，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吹嘘“成就”，夸他们那里美妙如天堂，《深渊》却唱反调，说“这是深渊”，说“我们背负着各人的棺盖闲

荡”，并以密集的怪诞的意象拼凑出一幅地狱图来，给台湾当局一耳光，难道不该给 100 分吗！且慢，如此评诗，恐怕不妥。揭掉面纱，露出丑脸，使观者不惑，固然有好作用。胪列癌腐，恨时骂俗，使读者厌世，难道就没有坏作用？何况在诗中出丑的挨骂的未必就是台湾当局衮衮诸公，细细读来，似乎百姓都有份呢。一记“政治”耳光，只痛一下；一剂艺术药物，药效长久。《深渊》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就作用而言，可给 50 分。就诗艺而言，有值得借鉴之处。我就没有这个本领，弄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意象来。所以我还要说，《深渊》是语言艺术的奇观。

痖弦 1971 年以上校军阶转业，从事教职与编职。1972 年任《创世纪》诗刊社社长。1977 年以后，主编台湾的大报纸《联合报》的副刊。雄踞诗坛，文运通泰，实在弄不清楚他为什么那样愁苦悲戚，似乎从来没有唱过一支快乐的歌。“下午总爱吟那阕《声声慢》／修着指甲，坐着饮茶／整整的一生是多么长啊／在过去岁月的额上／在疲倦的语字间／整整的一生是多么长啊／在一支歌的击打下／在悔恨里”(引自《给桥》)。台湾评论家说：“甜是他的语言，苦是他的精神。”我觉得精神后面应该加上空虚二字。满眼丑恶，人间无趣，所以才去写清明节的孤魂野鬼(《鬼劫》)，写棺材在店里“做着荒冢的梦，蛆虫的梦”(《棺材店》)，写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凄凉生活(《土地祠》)，写古罗马的废墟上“鼹鼠在嗅古代公主的趾香”(《罗马》)。此外，还写晕船者的自我感觉，纯粹属于生理的或病理的自我感觉，不含任何社会意义。这首《远洋感觉》的英译发表在权威的《亚细

亚杂志》上面，于是也就成了好诗，正如他的《上校》的英译发表在另一家权威的美国月刊《大西洋》上面就成了好诗一样，被痖弦记入自己的年谱作为荣耀。不过《上校》也还写得可以，能让读者看见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凄凉晚景，如下：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
自火焰中诞生
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
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
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

什么是不朽呢
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
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
便是太阳

1957 年夏，二十五岁的痖弦刚以三千行长诗《血花曲》猎获台湾国防部文艺创作奖金征稿第一奖，首次出国去菲律宾。他在海船上构思着一首与他应有的洋洋得意恰好相反的灰溜溜的诗，登岸后便写出。这首《船中之鼠》写得很好，二十二行全是一艘台湾轮船上的一只雄鼠的独白。那只雄鼠在航程中回忆起 1954 年饥馑的日子，“曾有一个黑女孩（注：一只黑色的小雌鼠）／用一朵吻换取半枚胡桃核／她现在就住在帆缆舱里／带

着孩子们／枕着海流做梦／她不爱女红（注：红音读工，不读红色的红）”。后来那只雄鼠和她结了婚，幸福美满，虽然“中国船长并不赞成那婚礼”。那只雄鼠又回忆起自己曾经和她一起逃脱猫的追捕，说：

妻总说那次狂奔是明智的
也许，猫的恐惧是远了
我说，那更糟
有一些礁区
我们知道
而船长不知道
当然，我们用不着管明天的风信旗
今天能够磨磨牙齿总是好的

诗中特意点明“中国船长”，盖有深意存焉，暗示这艘轮船就是台湾，而那只雄鼠是谁，请读者去猜吧。船长胡涂，不知前面有暗礁，早迟有一天会发生海难，人鼠同葬沧波，所以雄鼠要忧船了，正如雄士忧“国”一般。

痖弦的诗，通畅易晓如《船中之鼠》的不多，多的是拉通读完以后再想想便懂了，若要逐字逐句推敲，便有好些斯芬克司伏踞在路旁叫你猜谜语。以《深渊》为例吧，在前面摘编的（3）（4）之间，原诗还有两行被我删除了的：“岁月，猫脸的岁月，／岁月，紧贴在手腕上，打着旗语的岁月。”恕我迟钝，实在不懂。台湾的评论家有专文释“猫脸的岁月”，无法读到，遗

憾。此外，(5) 的“用铁丝网煮熟麦子”该怎样煮，(7) 的“一种走在碎玻璃上害热病的光底声响”是什么样的声响，我都猜不出来，请读者帮着我猜猜吧。

[附　录]

痖弦的诗二十首

葬曲…………………………………111
妇人…………………………………112
剧场，再会…………………………113
土地祠………………………………117
秋歌…………………………………119
殡仪馆………………………………121
歌……………………………………123
短歌集………………………………125
罗马…………………………………127
我的灵魂……………………………129
忧郁…………………………………133
远洋感觉……………………………135
红玉米………………………………137
盐……………………………………139

酒巴的午后……………………………*140*
蛇衣……………………………………*142*
在中国街上……………………………*144*
坤伶……………………………………*147*
如歌的行板……………………………*151*

葬　　曲

啊，我们抬着棺木，
啊，一个灰蝴蝶领路……

啊，你死了的外乡人，
啊，你的葬村已近。

啊，你想歇歇该多好，
啊，从摇篮忙到今朝！

啊，没有墓碑，
啊，种一向日葵。

啊，今夜原野上只有你一人，
啊，不要怕，太阳落了还有星辰。

啊，我们的妻子们在远远的喊叫，
啊，我们回去了！我们回去了！

1956 年

妇　　人

那妇人
背后晃动着佛罗稜斯的街道
肖像般的走来了

如果我吻一吻她
拉菲尔的油画颜料一定会粘在
我的异乡的髭上的

1956．6

剧场，再会

从一叠叠的风景片里走出来，
从古旧的中国铜锣里走出来，
从蔷薇色大幕的丝绒里走出来，
从储藏着星星、月亮、太阳和闪电的灯光箱
　里走出来
从油彩盒里，口红盖里，眉笔帽里走出来；

从剧场里走出来。
说：剧场，剧场！再会，再会！

从线装的元曲里走出来，
从洋装的莎氏乐府里走出来，
从残缺不全的亚格曼浓王、蛙、梅浓世家、
　拉娜里走出来，
从希腊的葡萄季，罗马的狂欢节里走出来，

从剧场里走出来。
说：剧场，剧场！再会，再会！

我的眼睛说：速成的泪水，再会。
我的头颅说：犀牛的假发，染鬓角的炭条，
　再会。
我的脸庞说：1 2 3 4 5 号的油彩，三棱镜
　再会。
我的手臂说：伪装的祈祷，假意的求爱，再会。
我的声带说：呜呜拉拉的台词，再会。

观众们，再会，再会！
我曾逗你们笑，笑得象一尊佛。
我曾逗你们哭，哭得象一尾鲛人。
我曾逗你们跳，跳得踩痛了邻座的脚。
你们乐得吹口哨，象一千管风笛的合奏。
你们狂得抛帽子，象十万只鸟雀的惊飞！

如今，我要走了，
我要向你们一个卓别灵企鹅式的姿态，
让你们笑最后一个笑。
我要向你们再报一次“法国菜单”，
让你们哭最后一个哭。
然后，把这笑，这哭

加上美丽的花边，
夹在自己心爱的书中当书签。

最后，该到你们了；哥儿们，亲爱的哥儿们！
和我一块儿做过两年玫瑰梦的哥儿们，
一块穿过太阳的金铠甲，月亮的银礼服，
一块披过的南风的大斗篷，露水的碎流苏的
　哥儿们，
一块发过疯，耍过宝，打打闹闹的哥儿们，
一块为了一个女演员，把刀子插在酒店桌子上
　的哥儿们！

最后，我该向你们说：
再会，再会，
把我的小行李收拾起来吧，
带着米勒的拾穗，罗丹的思想者和巴哈的老唱片，
带着三拍子的曼陀铃，四拍子的五弦琴，
带着大甲草帽，英格兰手刀，
开罐头的匙和治牙疼的药。
象个古代的游唱者，
象个走四方的江湖佬
象个吉卜赛人搬家那样的
收拾起来吧！

再会，再会。
剧场，再会。
莎老头，马罗，再会。
易卜生，奥尼尔，再会。
优孟和唐明皇，再会。
李渔和洪升，再会。

一千声再会，
一万声再会，
恒河沙数又六次方的再会！

再会，剧场！
剧场，再会！

1956. 9

土　地　祠

远远的
荒凉的小水湄
北斗星伸着杓子汲水

献给夜
酿造黑葡萄酒

夜
托蝙蝠的翅
驮赠给土地公

在小小的香炉碗里
低低的陶瓷瓶里
酒们哗噪着
待人来饮

而土蜂群只幽怨着
（他们的家太窄了）
在土地公的耳朵里

小松鼠也只爱偷吃
一些陈年的残烛

酒葫芦在草丛里吟哦
他是诗人
但不嗜酒

酒们哗噪着

土地公默默苦笑
（他这样已经苦笑了几百年了）
自从那些日子
他的胡髭从未沾过酒

自从土地婆婆
死于风
死于雨
死于刈草童顽皮的镰刀

1957. 1. 4

秋　歌

——给暖暖

落叶完成了最后的颤抖
荻花在湖沼的蓝睛里消失
七月的砧声远了
暖暖

雁子们也不在辽敻的秋空
写它们美丽的十四行了
暖暖

马蹄留下踏残的落花
在南国小小的山径
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韵
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秋天，秋天什么也没留下

只留下一个暖暖

只留下一个暖暖
一切便都留下了

1957. 1. 9

殡　仪　馆

食尸鸟从教堂后面飞起来
我们的颈间撒满了鲜花
（妈妈为什么还不来呢）

男孩子们在修最后一次胡髭
女孩子们在搽最后一次胭脂
决定不再去赴什么舞会了
手里握的手杖不去敲那大地
光与影也不再嬉戏于鼻梁上的眼镜
而且女孩子们的紫手帕也不再于踏青时包那
　甜甜的草莓了
（妈妈为什么还不来呢）
还有枕下的《西蒙》
也懒得再读第二遍了
生命的秘密
原来就藏在这只漆黑的长长的木盒子里

明天是春天吗
我们坐上轿子
到十字路上去看什么风景哟

明天是生辰吗
我们穿这么好的缎子衣裳
船儿摇到外婆桥便禁不住心跳了哟

而食尸鸟从教堂后面飞起来
牧师们的管风琴在哭什么
尼姑们咕噜咕噜地念些什么呀
（妈妈为什么还不来呢）

有趣的是她说明年清明节
将为我种一棵小小的白杨树
我不爱那萧萧声
怪凄凉的，是不
啊啊，眼眶里蠕动的是什么呀
蛆虫们来凑什么热闹哟
而且也没有什么泪水好饮的
（妈妈为什么还不来呢）

1957. 1. 24

歌

谁在远方哭泣呀
为什么那么伤心呀
骑上金马看看去
那是昔日

谁在远方哭泣呀
为什么那么伤心呀
骑上灰马看看去
那是明日

谁在远方哭泣呀
为什么那么伤心呀
骑上白马看看去
那是恋

谁在远方哭泣呀

为什么那么伤心呀
骑上黑马看看去
那是死

1957. 2. 6
读里尔克后临摹作

短　歌　集

“你的歌声为何如此的短？”一只小鸟一次被人问道：“是因为你的气短吗？”

“我的歌太多了，而我想把这些歌全唱唱。”

——都德 A. Daudet

寂　　寞

一队队的书籍们
从书斋里跳出来
抖一抖身上的灰尘
自己吟哦给自己听起来了

晒　　书

一条美丽的银蠹鱼

从《水经注》里游出来

流　　星

提着琉璃宫灯的娇妃们
幽幽地涉过天河
一个名叫彗的姑娘
呀的一声滑倒了

世　纪　病

匍匐在摩天大厦的阴影下
烧掉爱因斯坦的胡子
痛哭着世纪

神

神孤零零的
坐在教堂的橄榄窗上
因为祭坛被牧师们占去了

1957. 3.

罗　　马

今年春天是多么寂寞呀
断柱上多了一些青苔
这是现代

味吉尔的诗投下很多影子
象泪痕
苦柏树也投下很多影子

有人踱到杰帕斯河
采一束蒲公英遮着眼睛
整整的哭泣了一个下午
杰帕斯河也哭泣了一个下午
没有发现一个古拉丁的女子
燕子的喙也没有噙来什么
只有羊儿们在嚼草，在嚼草
只有羊儿们摇着项铃，摇着项铃

嚼嚼草，摇摇项铃
摇摇项铃，嚼嚼草

远行客下了马鞍
说是看见一棵酸枣树
从颓倒石像的盲瞳里长出来
结着又瘦又涩的枣子

而金铃子唱一面击裂的雕盾
不为什么的唱着
鼹鼠在嗅古代公主的趾香
不为什么的嗅着

羊儿们在嚼草，在嚼草
味吉尔投下很多影子，很多影子
杰帕斯河哭泣一个下午，哭泣一个下午
这是现代
断柱上多了一些青苔
今年春天是多么寂寞呀

1957．3．

我的灵魂

啊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

那时候，我的灵魂被海伦的织机编成一朵小小
　的铃铛花
我的灵魂在一面重重的铜盾上忍受长剑的击打
我的灵魂燃烧于巴尔那斯诸神的香炉
我的灵魂系于荷马的第七根琴索

我的灵魂
在特类城堞的苔藓里倾听金铃子的怨嗟
在圆形剧场的石凳下面，偷闻希腊少女的裙香
在合唱队群童小溪般的声带中，悄然落泪
在莎福克利斯剧作里，悲悼一位英雄的死亡

啊啊，在演员们的辉煌的面具上

且哭且笑。我的灵魂
藏于木马的肚子里
正准备去屠城。我的灵魂
躲在一匹白马的耳朵中
听一排金喇叭的长鸣。我的灵魂
震动于战车的辐辏上，辘辘挺进
向雅典，向斯巴达，向渺小的诸城邦
颤栗于农民们的葡萄里
遭受荻奥尼赛斯的锤打，怯怯地走向榨床
晃动于大楼船的桨叶上
拨动着爱琴海碎金般的波浪
啊啊，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如今已倦游希腊
我的灵魂必须归家
啊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我听见我的民族
我的辉煌的民族在远远地喊我哟
黑龙江的浪花在喊我
珠江的藻草在喊我
黄山的古钟在喊我
西蜀栈道上的小毛驴在喊我哟

我的灵魂原来自殷墟的甲骨文
听以我必须归去
我的灵魂原来自九龙鼎的篆烟
所以我必须归去

我的灵魂啊
原本是从敦煌千佛的法掌中逃脱出来
原本是从唐代李思训的金碧山水中走下来
原本是从天坛的飞檐间飞翔出来

啊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
希腊哟，我仅仅住了一夕的客栈哟
我必须向你说再会
我必须重归

我的灵魂要到沧浪去
去洗洗足
去濯濯缨
去饮我的黄骠马
去听听伯牙的琴声
我的灵魂要到汨罗去
去看看我的老师老屈原
问问他认不认得莎弗和但丁

再和他同吟一叶芦苇
同食一角米粽

我的灵魂要到峨眉去
坐在木鱼里做梦
坐在禅房里喝采
坐在蒲团上悟出一点道理来

我的灵魂要到长江去
去饮陈子昂的泪水
去送孟浩然至广陵
再逆流而上白帝城
听一听两岸凄厉的猿鸣

啊啊，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
我的灵魂必须归家
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1957. 6.

忧　郁

蔽薇生在修道院里
象修女们一样，在春天
好象没有什么忧郁
其实，也有

我曾在
跳在桌子上狂舞的
葡萄牙水手的红色的须辫里
发现忧郁
和粗糙的苧麻绳子编在一起

一个红歌女唱道
我快乐得快要死了
她嬉笑。忧郁就藏在
曼陀铃的弦子上
虽然，她嬉笑

傍晚时候主妇们关门
忧郁衔着羊子们的尾巴
进了栏栅
又锁着婴儿的眼睛

四瓣接吻的唇
夹着忧郁
象花朵
夹着
整个春天

是的，尤其在春天
我就想到
一些蕨薇，一些水手
一些曼陀铃
一些关着的门扉
一些忧郁

只有忧郁没有忧郁
是的，尤其在春天
没有忧郁的
只有忧郁

1957. 7. 5

远洋感觉

哗变的海举起白旗
茫茫的天边线直立、倒垂
风雨里海鸥凄啼着
掠过船首神像的盲睛
（它们的翅膀是湿的，咸的）

晕眩藏于舱厅的食盘
藏于波罗蜜和鲟鱼
藏于女性旅客褪色的口唇

时间
钟摆。秋千
木马。摇篮
时间

脑浆的流动、颠倒

搅动一些双脚接触泥土时代的残忆
残忆，残忆的流动和颠倒

通风圆窗里海的直径倾斜着
又是饮咖啡的时候了

1957. 8. 14

红　玉　米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象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
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
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
以及铜环滚过岗子
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
便哭了

就是那种红玉米
挂着，久久地
在屋檐底下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你们永不懂得
那样的红玉米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
和它的颜色
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
凡尔哈仑也不懂得

犹似现在
我已老迈
在记忆的屋檐下
红玉米挂着
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
红玉米挂着

1957. 12. 19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鹫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1958. 1. 14

酒巴的午后

我们就在这里杀死
杀死整个下午的苍白
双脚蹂躏瓷砖上的波斯花园
我的朋友，他把栗子壳
唾在一个无名公主的脸上

窗帘上绣着中国塔
一些七品官走过玉砌的小桥
议论着清代，或是唐代
他们的朝笏总是遮着
另外一部份的灵魂

忽然我们好象
好象认可了一点点的春天
虽然女子们并不等于春天
不等于人工的纸花和隔夜的残脂

如果你用手指证实过那些假乳
用舌尖找寻过一堆金牙

而我们大口喝着菊花茶
（不管那采菊的人是谁）
狂抽着廉价烟草的晕眩
说很多大家闺秀们的坏话
复杀死今天下午所有的苍白
以及明天下午一部份的苍白
是的，明天下午
鞋子势必还把我们运到这里

1958. 2. 4

蛇　衣

我太太是一个
仗着妆奁发脾气的女人。
她的蓝腰带，洗了又洗
洗了又洗。然后晒在
大理菊上。
然后，（一个劲儿）
　歌唱
　　小调

我太太想把
整个地球上的花
全都穿戴起来，
连半朵也不剩给邻居们的女人！
她又把一只喊叫的孔雀
在旗袍上，绣了又绣
绣了又绣。总之我太太

认为裁缝比国民大会还重要。

美洲跟我们
（我太太，想）
虽然共用一个太阳，
可也有这样懒惰的丈夫
　　（那时我正上街买果酱）
且不
　歌唱
　　小调

在春天。
我太太
象鹭鸶那样的贪恋着
她小小的湖泊——镜子。
我太太，在春天，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还是到锦蛇那儿借件衣裳吧。

1958．3．3

在中国街上

（指 China Town 即唐人街——河注）

梦和月光的吸墨纸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公用电话接不到女娲那里去
思想走着甲骨文的路
陪缪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麦
三明治和牛排遂寂寞了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尘埃中黄帝喊
无轨电车使我们的凤辇锈了
既然有煤气灯、霓虹灯
我们的老太阳便不再借给我们使用
且回忆和蚩尤的那场鏖战
且回忆嫘祖美丽的缫丝歌
且回忆诗人不穿灯草绒的衣服

没有议会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仲尼也没有考虑到李耳的版税
飞机呼啸着掠过一排烟柳
学潮冲激着剥蚀的宫墙
没有咖啡，李太白居然能写诗，且不闹革命
更甭说灯草绒的衣服

惠特曼的集子竟不从敦煌来
大邮船说四海以外还有四海
地下道的乞儿伸出黑钵
水手和穿得很少的少女调情
以及向左：交通红灯；向右：交通红灯
以及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金鸡纳的广告贴在神农氏的脸上
春天一来就争论星际旅行
汽笛绞杀工人，民主小册子，巴士站，律师，电椅
在城门上找不到示众的首级
伏羲的八卦也没赶上诺贝尔奖金
曲阜县的紫柏要作铁路枕木
要穿就穿灯草绒的衣服

梦和月光的吸墨纸

诗人穿灯草绒的衣服
人家说根本没有龙这种生物
且陪缪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麦
且思想走着甲骨文的路
且等待性感电影的散场
且穿灯草绒的衣服

1958. 11

坤　伶

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在城里
一种凄然的韵律

那杏仁色的双臂应由宦官来守卫
小小的髻儿啊清朝人为她心碎

是玉堂春吧
（夜夜满园子嗑瓜子儿的脸！）

“苦啊……”
双手放在枷里的她

有人说
在佳木斯曾跟一个白俄军官混过

一种凄然的韵律
每个妇人诅咒她在每个城里

1960. 8. 26

给　　桥

常喜欢你这样子
坐着，散起头发，弹一些些的杜步西
在折断了的牛蒡上
在河里的云上
天蓝着汉代的蓝
基督温柔古昔的温柔
在水磨的远处在雀声下
在靠近五月的时候
（让他们喊他们的酢酱草万岁）

整整的一生是多么地、多么地长啊
纵有某种诅咒久久停在
竖笛和低音箫们那里
而从朝至暮念着他、惦着他是多么的美丽

想着，生活着，偶尔也微笑着

既不快活也不不快活
有一些什么在你头上飞翔
或许
从没一些什么

美丽的禾束时时配置在田地上
他总吻在他喜欢吻的地方
可曾瞧见阵雨打湿了树叶与草么
要作草与叶
或是作阵雨
随你的意

（让他们喊他们的酢酱草万岁）

下午总爱吟那阕《声声慢》
修着指甲，坐着饮茶
整整的一生是多么长啊
在过去岁月的额上
在疲倦的语字间
整整一生是多么长啊
在一只歌的击打下
在悔恨里

任谁也不说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那样的呢
遂心乱了，遂失落了
远远地，远远远远地

1963．10.

如歌的行板

温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经经看一个女子走过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常识之必要
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点钟自证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飘起来的谣言之必要。旋转玻璃门
之必要。盘尼西林之必要。暗杀之必要。晚报之必
要
穿法兰绒长裤之必要。马票之必要
姑母遗产继承之必要

阳台、海、微笑之必要
懒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的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1964. 4.

哀 叫 的 鸟

已经说了五家：纪弦，羊令野，余光中，洛夫，痖弦。他们都是家在大陆，四十年代后期迁往台湾去的。现在说的第六家，白萩，本名何锦荣，他是台湾的土著，1937 年生于台湾台中，算得上真正的台湾诗人。

白萩是 1955 年诗人节新诗奖获奖者之一，当时十八岁，是台中商职学校的学生。1958 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蛾之死》出版。他也是现代派，而且颓废入迷，超过前面五家。他活得不耐烦，哀叫着，求速死。他把自己当作一颗沙粒，要求“消失自己”。下面是他的《一颗沙粒》：

一颗沙粒对着整个世界叫喊
为了不能消失自己而在哀叫
一颗沙粒被囚在时间的漏斗中
记录了卑贱的历史
一颗沙粒躺在人类的前途
承受了赴死的脚印

现在妳洁白的手将他捧起
象呵护一只受伤的鸟儿
听着他不能消失自已地在哀叫

昔人吟咏爱情，说她可以抚慰他的悲伤和痛苦。今人性情古怪，“妳洁白的手将他捧起”来“呵护”着，他还要去寻死，又哭又闹地“哀叫”不已。今昔迥异，这就叫“现代”吗？他的另一首《无止无尽》也是说死亡的，说他深夜醒来，“感到根的尖端已烂起来／抱不住人生的重量／象子宫的幽暗／无止无尽”“听精子在河中／载沉载浮地呼救／而死的悲凉／慢慢的向胸口涨上来”。我赶快去翻看白萩的照片，见他器宇轩昂，目光炯炯，不象有病的，这才放心了。下面是他的得意之作《流浪者》:

望着远方的云的一株丝杉
　　　望着云的一株丝杉
　　　　　　　一株丝杉
　　　　　　　　　丝杉
　　　　　　　　　　在
　　　　　　　　　　地
　　　　　　　　　　平
　　　　　　　　　　线
　　　　　　　　　　上
　　　　　　　一株丝杉
　　　　　　　　　　在

地
平
线
上
他的影子，细小。他的影子，细小
他已忘却了他的名字。忘却了他的名字。只
站着。　　　　　　　　　　　　　　只站着。孤独
地站着。站着。站着
站着
向东方
孤单的一株丝杉

原作是直排的，我将它横排了。请读者将它顺时针旋转 90°，再把每颗字钉反时针旋转 90°，使它恢复直排原貌，才好欣赏。这是一幅画呢，右边是远山高耸，左边是近山起伏，中间是地平线（两句“在地平线上”这十个字构成了地平线），地平线上孤独地站着“一株丝杉”这四个字。国外有把一首诗排成一个竖三角形的，也有排成一个倒三角形的，还有排成一倒一竖两个三角形的，以及菱形的和梯形的，花样虽多，总不超出几何图形的范围。白萩的这首诗却排成一幅画，花样更翻新了。他有他的理论根据，1960 年他发表过一篇论文《由诗的绘画性谈起》，强调“以图示诗”。这首《流浪者》大约是他的实践。排成一幅画，有什么好处，我实在不懂。我只觉得诗的内容十分单薄，二十二行一可以精简为两行：“一株细小的丝

杉忘却了自己的名字／他在地平线上孤独地望着东方的云”。标题《流浪者》勉强了，树木是很难流浪的。《期待者》不可以吗？《寂寥者》不可以吗？一幅静态的画好象一个谜语，若不限制猜测范围，是可以有许多谜底的。这样的诗不是不易读懂，而是很难猜中。台湾的《中国论坛》1981 年 5 月号有一篇署名郭枫的文章《当前中国文学的现状及展望》说：“在新诗创作方面，三十年来，诗人们在玩弄着自己的文字游戏，诗人不关心人群，人们也不关心诗。提起了现代诗，大家是摇头、皱眉、迷惑，谁也不晓得成群结队的诗人在写些什么玩意儿。”又说：“中国历代作家，代不乏人，有些人独厚爱晚唐李商隐，李商隐一生不乏忧国忧时之作，却独厚爱其隐晦如谜的情诗！”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白萩以及更多的台湾现代派诗人听了也许会嗤之以鼻的。

同样是一株树，同样是一株树孤独地系念于东方，说了白萩，想起海涅。海涅的这首诗，译成多种文字，已经流传百年，并将流传千载：“一棵松树在北方／孤单单生长在枯山上／冰雪的白被把它包围／它沉沉入睡／它梦见一棵棕榈树／遥远地在东方的国土／孤单单在火热的岩石上／它默默悲伤”。遥远的相思梦是多么地感人啊！冰雪的白被裹藏着松树的希望之火，全不似那一株向东方望着云的丝杉，冷漠，绝望。如果承认诗是抒情的，而情又是有热的有冷的，那么我以为热情总比冷情好。两诗相比，优劣自见，不多说了。

《皮或衣》是白萩的一首美化堕落的诗：

穿了又脱脱了又穿
忘记了它叫皮或衣

有天早晨
突然忘记了你是谁
和一个女人的你
自由的赤裸

一对蝴蝶交媾在清新里
不知谁是丈夫谁是妻子
只是雄与雌

总是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有时是妻子有时是女人

现代西方的夫妻观念愈来愈淡薄，丈夫不过是一个同床的男人而已，妻子不过是一个同床的女人而已。白萩是欣赏这个的，而且更进一步地混同人类于昆虫，变男人女人为雄虫雌虫，“交媾在清新里”。所谓性的解放，恐怕就是这种状态吧，难怪那里有那么多情夫情妇妓男妓女了。夫妻随意瓦合瓦解，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不去谴责，倒去美化，你做得太过份了，白萩！

白萩在语言上肯下工夫。他说：“对我们所赖以思考和表达的语言，给予警觉的凝视和解剖。”他的语言洗练，纯度很

高，长于白描，且具构图能力（他在台中主持立体派美术设计中心）。试以他的《重量》为例：

醒来
发觉藤萝满地
果实已是累累

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是岩层
怀着男人的固执

而你只是
一粒小小的种子

一个小小的缝隙
一点小小的温情
今日已蔓延成
我人生全部的重量

岩上一丛藤萝结果累累，好一幅水墨画，过目难忘。一粒种子偶然落入岩缝，遂至“绿叶成荫子满枝”，构思实在奇妙。当时一晌留情，今朝儿女长大，感慨何其沉郁。以“醒来发觉”开篇，便隐括着青春如梦逝的意思。结尾的画外音是“事已如此，莫可奈何”。诗中一脉消极惆怅之情，深含不露，

耐人寻味。就诗艺而言，实在很不错，只是这种中年的感伤似嫌廉价罢了。

他是一只哀叫的鸟，不过并未中箭。往好处说，这是多愁善感；往坏处说，这是无病呻吟。

[附　录]

白萩的诗三首

无止无尽……………………………………161
夕阳无语……………………………………162
雁……………………………………………163

无止无尽

还能支持多久?
感到根的尖端已烂起来
抱不住人生的重量
象子宫的幽暗
无止无尽

歇歇吧
你拉着我躺下
在世界深夜的底层
听精子在河中
载沉载浮地呼救

而死的悲凉
慢慢的向胸口涨上来

夕阳无语

夕阳无语的探进室内
看看我的书，暖暖我的床
又静静地退出去
象你

爱是非言辞的，
用猫的软蹄临近身边
不带一点要人注意的声响

我走到窗口靠近你
无语地与世界的沉默交谈
有阴影从大地升上来
而天空仍是彩霞重重

且看并飞的鹭鸶
在八月的凉风中逍遥

雁

我们仍然活着。仍然要飞行
在无边际的天空
地平线长久在远处退缩地引逗着我们
活着。不断地追逐
感觉它已接近而抬眼还是那么远离

天空还是我们祖先飞过的天空
广大虚无如一句不变的叮咛
我们还是如祖先的翅膀。鼓在风上
继续着一个意志陷入一个不完的魇梦

在黑色的大地与
奥蓝而没有底部的天空之间
前途只是一条地平线
逗引着我们
我们将缓缓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

夕阳不知觉的冷去。仍然要飞行
继续悬空在无际涯的中间孤独如风中的一叶

而冷冷的云翳
冷冷地注视着我们

孤　吟　的　虎

杨牧（不是新疆的那个），曾用笔名叶珊，后来改用本名，台湾省花莲县人，生于 1940 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台湾以后，他入小学，才开始习国语（以前只习日语）。1955 年升入高中，十五岁，已在《现代诗》《创世纪》等诗刊上发表作品了。大学阶段出版过两本诗集。1964 年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去美国留学，入衣阿华大学的诗创作班。攻读两年满了，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在这里钻研过《诗经》和希腊文学、英国诗学、古代英国文学、中世纪欧洲文学，以及中国的训诂学和元明戏曲，并习日文、希腊文、德文、古英文。结业后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的两个大学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在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1974 年他出版过一本研究《诗经》的专著，是用英文写的。

杨牧的组诗《十二星象练习曲》曾获台湾第一届诗宗奖。十二星象即黄道十二星座。太阳在天穹上的视位置每日移 1°，一年移 360°，在天穹上划一圈视轨迹，古代的中国人把它叫作黄道。整个天穹有星座八十八个，其中十二个在黄道上，是

为黄道十二星座。这十二星座都有洋名，取自希腊神话，其顺序为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平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一个星座一首诗，杨牧写了这十二个星座，合成一组，这就是《十二星象练习曲》。这组诗是诗人对他的情人露意莎倾诉的喁喁私语。例如双鱼座的那一首，有这样的句子：“露意莎，请以全美洲的温柔／接纳我伤在血液的游鱼／你也是璀灿的鱼／烂死于都市的废烟”“露意莎，你将惊呼／发现我凯旋暴亡／僵冷在你赤裸的身体”。这是双鱼在控诉城市被污染。又如处女座的那一首，只有孤独的一行：“或者把你上午多露水的花留给我”。上午的花隐喻处女的爱。这组诗由于学院味太浓，不加注释，很难通读。他的另一组诗《北斗行》也有这个缺点。北斗七星各有名字，古代的中国人取的，其顺序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一颗星一首诗，杨牧写了这七颗星，合成一组，这就是《北斗行》。这组诗既不咏叹中国神话故事，也不拉扯天文科学知识，全凭诗人随意挥斥，或谴责战乱流血（《天枢第一》），或感伤山崩地裂（《天璇第二》），或阐明生之哲理（《天玑第三》），或见证死之可悲（《天权第四》）。最妙的是《摇光第七》，作为组诗的结尾，号召人类回到古代农耕社会里去：

尔等必须悔改
都市的浪子必须回归农村
稻田必须除芟（河注：勿用除莠剂），河水可自山涧

引来（河注：勿用自来水），尔等必须悔改
尔等当协助邻人灌溉
斧斤以时入山林（河注：勿乱伐木）
一之日于貉（河注：此句出自《诗·豳风·七月》）

后面还有“立春之日，东风必须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獭祭鱼，又／五日，鱼上冰，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嗟我农夫／若是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气奸阳；若是鱼／不上冰，甲胄私藏，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若是／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这一段挪自《礼记·月令》，用来给他的理想国搭架子。曲高和寡，有几人响应他的号召呢？我注意到《开阳第六》的开阳星以手势制止万物发声，“齐让一虎孤独地行过草原／且缓缓地缓缓地，仿佛／为浮云的舒卷所惊，蹲踞，低吟／凝视那多风雪的北方……”，想到这是一只赏浮云的雅虎，大约正在做着洪荒时代的梦。它不知道它的丘山丛莽早已不复存在；丘山已成机械轰轰的矿山，丛莽已成禾黍离离的农场。它孤独地低吟着，吟什么？吟它自己的寂寞罢了。如果不靠禁猎法令的保护，皮毛早已垫了床，骨头早已泡了酒。为这只雅虎计，恐怕还是现代社会好些。

杨牧的诗，我能够读到的，以《凄凉三犯》为最好。唐代音乐作品有《凄凉犯》。这个“犯”和“引”“操”“盐”“弄”一样，是音乐方面的术语，不是囚犯的犯。《凄凉三犯》就是以“凄凉”为题的诗三章。诗中的“你”该是女性。下面是第二第三两章：

〔二〕那一天你来道别
坐在窗前忧郁
天就黑下来了。我想说
几句信誓的话
象樱树花期

芭蕉浓密的
那种细语——你可能爱听
我不及开口，你撩拢着头发
天就黑下来了。“走了，”你说

“横竖是徒然。”沉默里
听见隔壁的妇人在呼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三〕好不容易揣摩你信里的
意思——我画一片青山
一座坟，成群黄蝴蝶
我画一棵白杨树
蝴蝶飞上白杨树

疑虑令人衰老
（虽然不如忧国的衰老
衰老）我逐渐解体，但不能
忍受风化的身后萧条
你要我流动，流动成河流小小

有一天你可以循着河流
来此山中上坟，你或可能迷失
你必须记得我画过成群的蝴蝶
领你走到一棵比画中稍高尺许的
白杨树。我在此……

不假词藻，不说凄凉，絮絮道来，便是一篇现代的《别赋》，读罢黯然销魂。小小的悲痛，大大的渲染，效果适得其反，人家会笑你“为赋新词强说愁”。深深的悲痛，细细的诉说，效果倍增，读者会替你伤心落泪。大老爷坐堂审案，听两造的口供，都懂得这个道理。第二章的那个“我”该是曾经沧海、饱尝酸辛的内向性格，深知那些信誓的私语，哪怕艳若樱花、稠若蕉叶，也是枉然，所以终于不说，并非“不及开口”。旁插两句“天就黑下来了”，让读者想到他和她久久地相对无言，一任时间流逝，同时也暗示着现在已经太晚了。隔壁住着一对贫贱夫妻，夫在打铁，妻在唤狗。本来值不得羡慕，“我”却羡慕他们，足见“我”的凄凉。第三章的“我”不回信，只画画，画的是青山、孤坟、白杨、黄蝶，凄凉的美。不是

号啕捶胸地哭一句“我去死了吧”，而是平静地想到她来为“我”上坟的细节，这就更见其凄凉了。写得真好！

也怪，《凄凉三犯》竟写得这样明白素净，不象他的其他诗作那么艰深，那么古怪，那么多学院味。原因何在，旁观者清。诗宜主情，不宜主智，这是诗学 ABC。情，有真情，有闲情，有矫情，有伪情。真情不用打扮，便可见客；闲情有待藻饰，方成大雅；矫情必须辩解，才好登场；伪情全靠做作，只图敷衍。杨牧早期的代表作之一的《水之湄》便是典型的闲情。我这里所说的闲情乃是闲得无聊的情，不是陶渊明《闲情赋》的闲情（闲情在那里是强烈的爱情）。寂寞的诗人（还不到二十岁呢）独坐在水之湄的凤尾草丛中，听淙淙的水声如云朵的足音，同一茎蒲公英谈话。诗人的感觉是很细腻的，水声不可聒噪。倘若聒噪如多嘴的少女，诗人便要午睡，拒绝再听了。这就是《水之湄》的全部内容。情非不真，太闲罢了。想来那水湄不在辋川别墅，少年发奋的杨牧也不象中年退隐的王维，不过一瞬间小小的悠然而已，抓来藻饰成篇，实在没啥意思。既然是他早期的孤吟，那么，不象猛虎而象懒猫，也就不足怪了。

[附　录]

杨牧的诗六首

在旋转旋转之中 ……………………………172
第二次的空门 ………………………………175
夜歌之一：如何抵抗树影……………177
夜歌之二：雪溶 ……………………………179
北斗行………………………………………182
在学童当中 ……………………………………188

在旋转旋转之中

一

倘若你记得，让我们回到洪荒
让我们在
旋转旋转之中
烟花里，旋律里阴郁的对视
夜深了，那时，我是唯一的扶持
让我们携手走回孤寂的山上

让我们在旋转旋转之中
千万个星球缠绕，迸裂
（一亿朵白云在窗外舒卷，叠合）
在你的裙裾间歌舞疯狂

它们飘起，一如巨浪拍打
拍打你红晕的两颊

让我们踱完这长长的大街
当撞击的天体之间，也开始
吹着斜风，飘着细雨
没有终站？黑暗延伸到此
倘若你记得，当第六支音乐响起
旋转，跳跃，垫步，掠发
你灿然一笑
把一切交予世纪的阴冷，阴冷的世纪
那一天你以眼睫推开月色
推开风雨，复推开
那少年冷冷的怔忡

我不是过客，那的达是美丽的坠落
让我们在这泛滥的八月初
细数河上点点鼓声
一城喧嚣，一城怨怼
一城旋风，满天落不尽的哀愁
又象腊月的海上
灵魂寂寞的俯视

二

黄旗飘扬，若是深夜，当撞钟的汉子挑灯回去
让我们回旋而上，去外国修士的袍影中
旋转，旋转——

唱西班牙歌的人都在张望
我们也张望
那光辉的普罗汪斯，梵谷的阿尔
“纵使当我步入死亡的幽谷……”
每一次回顾，都念着你的名字
岛的名字，浪花的名字
让我们在旋转旋转之中
向西是云彩，向东是万仞叠嶂
倘若我是秋天
你以双眸摧落整街的落叶
用来烘干雨后的哀伤
我不是果园，我是莽林
我不是湖泊
我是沉剑的巨洋

让我们在旋转旋转之中
以潜伏的忧郁点燃自己
复急遽迸裂，充塞在天地之间
那时，我将是另一组星座
为流浪人的马匹指引方向

第二次的空门

依旧是芦花的声音
以其裂帛的威势
辗过一杯残酒，街道倾斜
这归来确实未逢上飘摇的风雪腊月
钟鸣处，群鸦毕至
飞来探问寺院中一草率的早殇，果然

你竟是我记忆里倒塌的一尊石佛
微笑仍在，荆棘却已经从
你的耳际腋下
生长如盆栽妖娆。但你本是南山的泥泞
起于偶然的捏塑，或回归于苍苔兮
亦不愧乎百年芬芳的香火，中宵木鱼
以及时时窥见的佛门韵事
你本不是神——

据说我曾为你提刀行凶
料想那必是出关以前的事了
而我已淡忘……只依稀记得
逃亡时是浮云送我到了隘口
告辞后还赧红了面孔兀自坐在山头
原来他病酒悲秋方才有这些惜
　别的怔忡
而你当时，你只乖巧地立在钟鼓声里
一味俯视着寥寥的善男信女
等我回来为那些敛财的出家人掘井种菜

1969. 3.

夜歌之一：如何抵抗树影

会有一队捣碎了的树影
在我们完全辨识之前，遽尔
占领你的窗
而这据说是无妨的
只要他们不留脚印在雪上
并且准时撤走
静静地撤走

若是他们留脚印在雪上
如浣熊的行径，种植些错落的
浅而冰凉的忍冬
若也只是忍冬，也还是
无妨，因为我可以
将帘幕拉起来
在屋里生火

如此你便也已经
驱逐了他们。若是他们甚且
涌进了你的屋
且以昔年的风雨
威迫一张床，不如飨他们以新酿
或篆烟——据说入侵的树影
最怕的还是酒和先秦

1970. 12. 27

夜歌之二：雪溶

一

沉睡过去了的运河
为季节的沦陷做见证
打捞也是徒然的
春天甚至已经腐烂为荒芜的夜
若不是雪溶必轻轻如知更颈项的淡黄
这就是我们永远静止的冰潭了

起初一切都是喧哗
仿佛星河倒泻
对准风铃的方向，垂挂一匹锦带
流动的光明原来是兵刀，但杀戮也是
徒然的；接着是膨胀的欲望
超过两岸努力负荷的限度
终于驰裂，乃潮湿淹没了

一个春回的夜

二

没想到钟摆也能击碎凝固的夜
我们听得见遥远的哭泣，莫不是
苔藓的女神正怀想着
鱼跃鸟飞；夏天
埋在屋顶上。除了蹑足的死寂
只有血液正缘着月光上升
起初觉得是十指的嬉戏
纠缠若毛发奋斗
绞死他，因为夭亡是
爱的全部而衰老只是一种凄楚
溃逃的烟啊——接着是微温的余烬
仰望耳语嘫嗦的火焰，在冰寒中
无意志地消灭，乃潮湿淹没了

一个夏虫的夜

三

而终于滴落如不可抗拒的
伤感，触及它，你不再觉得
那就是泪——成熟的果实
凌越的风，啊染色体的秋天

鸦底栖止带着定音的作用
不信你坐下用全部的睡眠注意听它

起初错以为那是
众弦因抗议战争而绷断
其实是饥饿，三千里的饥饿
拍翅航游于渐渐紧张的夜
接着是纷纷的疲倦
缀在等待的收成上：随便挑一枝一木
在你的倾听里驻落，乃潮湿淹没了

一个秋水的夜

1971．1．6

北　斗　行

南极一星期北斗
五云多处是三台
——杜甫

天枢第一

在此去指向孟春的
夜晚里，有人剧烈地流血
看我仿佛迴地的风烟
万年不曾消灭（在冷冷
萧瑟的远方）而已经是
巍巍斗魁
如此倒悬太虚，俯视人间
或在水涯平原，或在槐花丹房
号啕狂歌，啜泣抒情：有时
睥睨如勒马的骑者，有时

犹疑如未名的弃婴
居阴布阳，对所有
戾天的飞禽，我垂顾于
二等星光的阶庭。闪烁的
冲刺者，我看到你
羽毛上的鲜血，莫非
是战争的箭镞？人间
陷落；莫非是逃逸的窥者？
我知道你迷惑的眸子
时时扫过笼牢外朝夕进行的
爱与死：绣衾零乱
罗帐颠摇，一只红蜡金兽皿
我看到你知道你，我是
追寻的源头，方向
从我开始

初雪降落的时候，于寂静中
回忆，我在此去指向孟春的夜晚里
幸福低于一新绿的葡萄架
高于古井的苔色
有人默默汲水

而我于陌生的
方位悟及捣衣声渐晚渐稀

是一种腼腆，在蝙蝠的
黑翼拍打下已失去汹涌的思想：
此刻一列兵士因饥饿而生变
在苜蓿的草原叛乱喧哗
扯下他们的番号，调整枪皮带
于河岸的崎岖处就射击位置
用空洞的忿愤对我开火。我的
泪眼非原野的埋伏者
所能逼视。枪声四起
我的创伤非汲水的女子
所能治疗（幸福低于新绿的葡萄架
高于古井的苔色）男子流为
游勇劫掠过黄昏的乡村
女子在颤抖的灯火前忍耐
枯萎，一朵失声的菊
流水盘旋芦苇根，温暖的夜
飞禽止于高高的树颠

天璇第二

还能记忆冥冥的太初
好象是一次爆炸以后
随着长歌的韵律载浮载沉
飘泊来此，回头是肃丽的蔚蓝

而我已告定位，准确一颗星
虽然肌肤是温暖，我仍然是
大地遗失的一块顽石，所以
呻吟的大地
龟裂的大地
我是你澼溅的一点泪
你用抖颤的反抗淬砺我
我们将寻到河流浩荡的理由
带领山岳于沉默中崩颓
洗成卵石的理由——
露是毁灭的预言？可能
那是我夜梦遥遥中
还给你的无穷恨，所以
号啕的大地
请凝视我，用你
羞涩多泪的眼睛凝视我
在肃丽的蔚蓝里作静止的
远航。与我同行向
拥挤的宁静，向
一片抽象的和平，与我
同行向黑暗强制再生的光明

天玑第三

在细密的光影里孕育
最初的人形，这莫非
是通向生命的子宫？
而我听到，感觉到你
不懈的跃动，是灵魂抑是肢体
我莫非只是沉默的母亲，惘然
静坐，面对一扇窗，窗外
一种和风丽日欺凌着
急速汹涌的血脉，在
细密而真实的血脉间
孕育着。我读着手纹
卜算生命的成型，我了然
作为一朵不枯的花，象征的
水源，胞子在我的体温里
膨胀，转变，虽然眼不能
视，耳不能听，舌不能知味
鼻不能嗅香，你在我的
体温里不懈地跃动——
每一刹那生命的成长
都催促着人间的死亡
我面对一扇窗，揣测你

急于脱离的欲望，你埋怨
我是黑暗的沮洳。我
卜算你愤愤的脉搏
如刚出港坞的新船向往大海
我仿佛也不关心，面对一扇窗
窗外是一种和风丽日的欺凌
剧痛，晕眩，我瞿然
放弃，用十万条汹涌的血管
推开你。你的诞生即是死

1974 年

在学童当中

一

树影向东移动
那是时间的行径
我们挪向七里香下
衣上沾满秋天
脱落的草子。莲花在
水池里，白火鸡
栖息枯木上，我们
在学童当中

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
道路，而你在
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二

然而我们，我们
在学童当中——
不是陌生，也不
熟悉——今早游戏的
圆圈比莲花的
水池宽阔，歌声
比喷泉生动，虽然
我不能尽知，不能尽知
那飞升的如何变化为
坠落的水点，虽然
那四散的形象
可能意识着一种
破碎而我也相信过破碎

如同那白发的爱尔兰人

在学童当中，我也
无从分辨。他们在拍手
长大成人，那掌声破碎
可能遗失在今早的
草地上，他们也可能回来
寻觅。啊寻觅
也可能只是失望的
慰藉。喷泉回落池中
那归来的水点破碎
乃汇入植养莲花的世界——
几时才能轮到它，你说
再度升起?

三

我仿佛看到你，真的
在学童当中
你在学童和我当中：
一棵光荣的果树
我不能拥抱的
华丽；一名舞者
我不能追随的
旋律。你没有名字
我发觉，我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名字

他们可以是树苗
是双手举向一章序曲
你是满天似雪的
花朵，双脚投向
一片超越的激楚，我是
苦涩的果实，收敛
萎缩，屏息，消灭
一场等候诠释的舞

四

树影向东移动
那是时间的行径
你恋爱着，恋爱着
间奏的横笛，我们
在学童当中

1975. 12. 台北

跳　跃　的　鹿

叶维廉是广东省中山县濒海的一个小村庄的人，生于 1937 年。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是乡间的助产士。家境不富，又遭日寇入侵，常惊恐于炮火，每折磨于饥饿，他的童年是很苦的。稍长，捕鱼砍柴，努力阅读。1948 年十一岁，抛家渡海去香港。后来又去台湾，入台大外文系，写诗。“我写诗以来，很幸运地，曾有机会接触过过去六十年来的每一个阶段的作品而享受了某种程度的持续感，而且曾无阻地受过闻一多、卞之琳、艾青、臧克家、冯至、辛笛、穆旦、袁可嘉、吴兴华……等的启迪。我极其重视这种历史的整体性和持续感。”（叶维廉在 1979 年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台大读书时，他也写英文诗，发表在美国的《脚迹》诗刊和《得克萨斯季刊》。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他发表大量的诗作在台湾的《创世纪》《现代文学》和香港的《新思潮》。1963 年去美国留学，入衣阿华大学的诗创作班。翌年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结业后获博士学位，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比较诗学、中国诗、英美现代诗等课程。他曾两次回台湾任台大外文系客座

教授。他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在诗中的表现与西洋现代诗之间的溶汇问题作过一番探索。他提倡过“纯诗”理论。这种理论特别看重诗之所以成其为诗（这不错），但是轻视诗的历史使命（这不对），容易导致诗人远离社会现实。古今中外，“纯诗”是有的，也不乏佳作，不过诗的优劣不在“纯”否。“纯诗”理论是一条窄路。

叶维廉的“纯诗”之一的《舞》是写舞姿的美妙的，为省篇幅，删摘如下：

陀螺的舞蹈自花中，波涛起拂袖（河注：波涛作动词用）
扩张着日渐圆熟的期望
款腰自风中，杳杳然緺绻
脸上横溢的景色（河注：舞者的面部表情）
白玉盘无任地盛茳茳众目
（云来万岭动）
流年的头发拍动市街的落日
起伏的鸟声漂荡斑斓的喧聒（河注：色彩形容声音）
胸怀被肉体紧闭
款腰　在风落后　如云去　成一色
有花朵自木马旋开（河注：回旋的木马）
有铃声自两臂散落
有抽水的风轮牵带着河汉

电影，作为通俗艺术之一，很重视动作的连续性。台湾现

代派的诗往往忽视动作的连续性，甚至故意抛弃这个，美其名曰跳跃性，仿佛立志要叫读者头疼似的。《舞》给人的印象是破碎的，好象一幅画，剪成碎片卖，顾客要欣赏，自己去拼合。这首诗的缺点显然不是“纯”，而是跳跃太频密了。他的组诗《曼哈顿 Diminuendo》跳得也很厉害，要读懂，够苦的。他的长诗《愁渡》颇负盛名，也有这个毛病。他爱跳，恰似鹿，那个在他的《永乐町变奏》中“跳跳跳，跳过外婆的臭脚布”的鹿，“跳跳跳，跳到长虹落雁处”的鹿。永乐町是台北市内某一片街区的旧名，这片街区古色古香，最有旧时代的风貌。诗人叶维廉步入永乐町，穿过悠长的小胡同，来到十九世纪法式汉味的古建筑群的包围中，听见“马蹄由卸货的码头／一路得得的／把狭窄的一条小街踏成一支歌”，看见“孩子们从黑色的地窖倾出／追逐着／还在弄衣带的女子们的背影”，不禁低声地唤着中华民族的母亲，而且发现母亲还在：“幽幽幢幢的法国式的废堡旁边／她倚着水门／看着满是脏物的石竹出神／她摘下一怀的红色的石竹／在河面上浣洗／但不插／她把长发放下／帘着废堡和红色的石竹／双乳是两只浴后的白鸽／自发帘里飞出”。这是《永乐町变奏》的第一章。第二章，诗人走进九曲十八弯的小街，看见街南街北“矮屋挤压着矮屋／破裂的门楣上／仿佛是／杜先生的诗句／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暗水流什么？“暗水流着妇人每月的排泄”。春星在哪里？“防洪堤上一点烟星”照着一个醉汉。这样肮脏破败的小街上“竟有一所牙床毕露的幼稚园（河注：老掉了牙的幼儿园）／吞吐着如此多的天真”。小街两旁“晾着／一百多年的／盐与死亡（河注：泪与血）／错杂的铁皮屑／和

孩童们／那么不在乎的／便溺”。再往前走便是城隍庙，香火鼎盛，鼓乐喧沸。问这里什么是永恒的？“永恒的是世代相传的腥羶”，熏天的恶臭！第三章，那个跳跳跳的唱着跳跳歌的头发编成过时的小辫的可爱的鹿来了。紧接着是“变调”，如下：

从国民小学舞着阳光的碎片回家的鹿冷不提防的被霍然
　突出的巨大无朋的违章建筑所击倒而跌落在坐在几块
　刚锯好的棺材板上的老人全神贯注的象棋盘上
未被觉察
每天三次由迪化街绕凉州街经安西街入归绥街到
绿灯户的总是如此悠扬的出殡的仪仗队的音乐
当然，那不是奏给你听的
因为你没有知音的心境
那个导游小姐操着纯粹的日语滔滔不绝的说着

第四章是结尾，“变调”回到原调。诗人说永乐町是“一根干瘪的瘦长的扭曲的树枝／爬着一丛又一丛／湿沥沥盐味的苍蝇”，惊叹道：“啊，这条街真象一个寿字（原诗是繁体字的寿字）／寿衣的寿／寿器的寿”。诗人为式微的永乐町，也为没落的传统文化，唱了一曲变调的挽歌。

短短几十年间，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潮汐猛拍着美丽岛，污染了大自然，后果堪虞，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叶维廉写了一个老农之死：“大溪老人啊／你瘦削成／狭长的废街／一条稀薄的黑影／在月当头的死寂里／断断续续的拍动／如

折翼的蝙蝠／依着细弱的声响／向那骷髅的波动的山头摸索”。这个老农临死时爬上山去祈雨。他想听听流水声，河水干涸了。他想看看旧街巷，古城拆光了。他盼望驾小舟的儿子归来，儿子早已弃舟远走，做了现代工奴了。他想用一支唢呐吹散被污染的空气，这办得到吗！他祈求一场豪雨洗净土地的污染和溪流的污染，这办得到吗！这首有名的《大溪老人最后的事迹》意思虽好，写得却并不好。这个老农的六大愿望都是由诗人代言，用咬文嚼字的奇特长句来表达的，例如第一个愿望：“为了聆听干涸的河滩上无尽的簌簌的竹林的后面一点点隐约可闻的淙淙的水声”。全是学院腔调，准确有余，弄巧成拙。叶维廉还有一首《箫孔里的流泉》也是写污染的。先是鸟声与朝霞之美，接着是高山泉水之美（涧水似从箫孔里流出）、红木与溪石之美、翠微之美、谷与云之美，结尾是泉水出山悬作瀑布，“瀑布一泻／泻入洗衣洗菜洗肉洗化学染料洗机身车身的／一片密不通风的马达的人声／人人人马达马达人人人马达人／响彻云霄”，大煞风景，啼笑皆非。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不幸而言中于千载之后！

基隆以南有一个多雨的矿区，地名暖暖，叶维廉到这里来体验生活（虽然他们那里不兴使用这个词汇），跟着矿工下矿井去。矿工说：“我来引领你／从泛着水气的黑暗的底层／攀上一个狭长的出口／再踏入另一个巨大的黑暗里（河注：指矿井外面的世界）”。诗人说外面有曙色有翠堤。矿工说：“曙色？仿佛……仿佛／都是记忆里的碎片了！／我不懂你说的什么翠堤”。当矿工谈到倚门望归的妻和儿女时，诗人颂扬她们是

“宏大辉煌的字眼”，“象休止符倚在琴键上”。矿工说：

这我不懂，我只知道
悠长的黑色的涌复的气流里
在无法计算无从抗拒的
爆炸、塌陷、埋葬的夹缝之间
她们是我唯一的一点梦的材料
她们默默的等待
是我们全部的历史和诗
如果诗，如你所说的，真是什么伟大崇高的话！

对话可能是虚拟的，态度却是诚恳的。台湾诗人写矿工的诗，我只读过这一首，感到新鲜，虽然不“纯”不“跳”。叶维廉有些佳句，例如“潮水驱着黑马而来／踏着砾砾的玻璃声”“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希望的根须／呼喊在废墟破瓦中”，都很不错。还有，他废除了用于修饰动词的副词词尾的“地”字，通通以“的”字顶替，如“野花热烈的开放”，不再写成“热烈地”。繁极必简，也许他有道理。

[附　录]

叶维廉的诗六首

赋格 ……………………………………199
愁渡 ……………………………………204
西班牙 Castilian 风景之三 …………212
野花的故事 ……………………………215
箫孔里的流泉 …………………………218
暖暖矿区的夕暮 ………………………220

赋　　格

（Fugue之音译，意即神游。——河注）

其　　一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
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
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默，投下了
胡马的长嘶；烽火扰乱了
凌驾知识的事物，雪的洁白
教堂与皇宫的宏丽，神祇的丑事
穿梭于时代之间，歌曰：
　　　　　　　　　　月将升
　　　　　　　　　　日将没
快，快，不要在阳光下散步，
　你忘记了
龙漦的神谕吗？只怕再从西轩的

梧桐落下这些高耸的建筑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潋潋水声
　　　　　冥冥蒲苇之旁似乎还遇见
群鸦衔啄一个漂浮的生命：
　　　　　　　往那儿去了
北风带着狗吠弯过陋巷
诗人都已死去，孤仙再现
独眼的人还在吗？
北风狂号着，冷街上，尘埃中我依稀
认出这是驰向故国的公车
几筵和温酒以高傲的姿态
邀我仰观群星：花的杂感
与神话的企图——
　　　　　　我们且看风景去

其　二

我的手脚交叉撞击着，在马车的
狂奔中，树枝支撑着一个冬天的肉体
在狂奔中，大火烧炙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荫道溶和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一排茅房和飞鸟的交情围拥
我引向高天的孤独，我追逐边疆的
夜祷和毡墙内的狂欢节日，一个海滩

一只小猫，黄梅雨和羊齿丛的野烟
那是在落霜的季节，自从我有力的双手
抚摸过一张神圣的脸之后
　　　　　　　　　他站起来
模仿古代的先知：
　　　　　　　以十二支推之
　　　　　　　　　　应验矣
　　　　　　　　　　应验矣
我来等你，带你再见唐虞夏商周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
我们是亘广原野的子孙
我们是高峻山岳的巨灵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荧惑星出现，盘桓于我们花园的天顶上
有人披发行歌：
　　　　　　予欲望鲁兮
　　　　　　龟山蔽之
　　　　　　手无斧柯
　　　　　　奈龟山何
薰和的南风
解温的南风

阜民财的南风
孟冬时兮
耳语的时兮
病的时兮
大火烧炙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荫道溶和着过去的澄明的日子
我们对盆景而饮，折苇成笛
吹一节逃亡的歌

其　三

君不见有人为后代子孙
追寻人类的原身吗?
君不见有人从突降的瀑布
追寻山石之赋吗?
君不见有人在银枪摇响中
追寻郊禘之礼吗?
对着江枫堤柳与诗魄的风和酒
远远有峭壁的语言，海洋的幽阔
和天空的高深，于是我们忆起:
一个泉源变作池沼
或渗入植物
或渗入人类
不在乎真实

不在乎玄默
我们只管走下石阶吧，季候风
不在这秒钟；天灾早已过去
我们来推断一个事故：仙桃与欲望
谁弄坏了天庭的道德，无聊
或谈谈白鼠传奇性的魔力……
究竟在土断川分的
绝崖上，在睥睨梁欐的石城上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么?
我们游过
千花万树，远水近湾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么?
我们一再经历
四声对仗之巧，平仄音韵之妙
我们就可了解世界么?

走上争先恐后的公车，停在街头
左顾右盼，争一只哲理的蝴蝶
等一个无上的先知，等一个英豪
骑马走过——
多少脸孔
多少名字
为群树与建筑所嘲弄
良朋幽邈
搔首延伫
夜，洒下一阵爽神的雨

愁　　渡

第　一　曲

说着，说着它就来了：
夺繁响
摧朝花
薄弱的欲望依稀似那年
那年愁机横展——
三桅船下水如玉
昏鸦澎湃，逐潮而去尽
妻说：我们就开动吧
　　　　　　　　　向东也好
　　　　　　　　　向西也好
房舍的余烬因风
如线轴的线默默的织入
记忆的衣衫里
我们不是有海的摇篮吗

任棠儿梦入舷边的水声里
说看，妻的头发就把砰砰的战火抛在后面

　　快快睡，快快睡
　　我们有了明丽的冰雪
　　别怕那拾级而上的新娘
　　快快睡，别惊醒
　　虽然你已经伤残

睡着，水库坝上的瀑布滂沱
好远好远的声响，仿佛
高悬的针药，在横断的夕阳里
载着一队白衣的女子
指划着
　　　向烟笼的弧岸
　　　　　　　　一个男子
摇着麝香的铃儿，把金波
洒向焦急的人们
而琉璃的航程缓缓驶进血脉里
　“风起了，快下帆！快把舵！”
轰然，流沙突变为清鉴的湖以后
亲爱的王啊，为什么你还在水边
哭你的侍从呢？
捎起你的城市，你侵入远天的足音里

不尽是你的城市吗?
亲爱的王啊，别忧伤
你在哪里，城市就在哪里

第　二　曲

悠悠的杨花翻飞
在澄明的阳光里
鸽子含着微云而侵岭路
那时你倚着窗台一如你倚着裙子
　　（檀香幽幽的烧着）
在窗外放剪花的船
　　　　　而斑驳的豹脊
起伏着起伏着。你说：
风绕过了帝王谷以后
白天和鸟鸣如星细落
引擎密密麻麻的音爆里
有大城斜斜的开了许多畦的花
　　使夜
　　如你
倚着裙子；玉臂的清寒
无边缘的凝视
任溜冰刀霍霍的切入
寂寂的圆里。

就是这样的，王说，
你也不必因见不到莽莽的海而愁伤
倚着窗台
我们共听血脉里的潮涌

第　三　曲

亲爱的父：
　　果实亡于它的美味和营养
　　我们告别田野和工作
　　在门复门，关复关的
　　轰轰烈烈的公园里
　　我们散发为旗
　　　　赤身而歌：

　　　　　　丰满的圆旋呀旋
　　　　　　你在圆外
　　　　　　我在圆内
　　　　　　丰满的圆旋呀旋
　　　　　　圆旋为点
　　　　　　你我同眠
　　　　　　丰满的点旋呀旋

往往在尖塔上，我们为星辰解缆

在云树间的五弦线上穿行
在船舱里想果实的亡故
黑夜来临的时候，群山升腾
鼓槌急堕，水鸟高飞
我们结伴，一一的停泊在
那硕大无朋的五弦琴的腰际
而散发飘扬着
　　　　飘扬的散发就是我们的名字

第　四　曲

怎得一夜朔风来
千树万树的霜花多好看
千树万树的霜花有谁看
当玄关消失在垂天的身影里
我不去想钓鱼郎此起彼落
啄完又啄，淋漓欲滴的春色
因为依稀曾有你，王啊
依稀是你：溅银河
　　　　　踏歌声
　　　　　折树墙
那时两岸的山花似雪开
钟鼓齐鸣
　　　　而你说

旭日腾腾而来
林断山绝
我们浇酒为雾
在雾里找一只手
穿一扇门
在无风的室里倾耳听泉
听涌复不尽的跫音
王啊，我只听见霜花摧折
和你踏着脆裂的神经而去
渡头上，依稀你曾说：
赐你我的血液，赐你棠儿

城墙陷入晨光里
千树的
万树的
霜花
千树的
万树的
霜花
风落后
春草萋萋：
棠儿啊我的棠儿呢

第　五　曲

那时他行于萧萧的白杨间
空气聚向他
他奔向云间的烟木
烟木带着太阳白色的影子
一如海浪似的缎绋
那没有眉目的王
他双唇抖抖说着些什么?

那时棠儿奔向夺天的岩柱
他倚着槐树望着流泉
一匹美丽的白马穿石隙而去
空气散向土灰的大河
河上漂着挂着发饰的五弦琴
我们的棠儿
他啾啾的嘴唱着些什么?

我们故事里的妻子
她在堤坝上看水花冲洗着夕阳
听涛声外白衣的嬷嬷的吟唱
和鸽子在沙滩上的咕咕
而松云是那样的美好
花非花，叶非叶

她不明白为什么一阵风会把
嬷嬷的黑伞吹向她
她宁愿那是一艘三桅船

我们故事里的棠儿的母亲
她行于冰霜不坏的桥头
看海鸥穿梭建筑，夜压奔潮
鱼群争河缺，而众手挥窗
谁人的歌声那么好听
好听得如一只殷勤的青鸟
扑扑扑在白熠熠的桑林里
棠儿的母亲
倚着铁栏杆，呢喃呢喃的
呼唤着什么呢?

　　快快睡，别忧伤
　　他已有了缎绋的床
　　棠儿有了白马的行程
　　快快睡，别惊醒
　　松涛看护着妻子
　　青鸟殷勤着母亲
　　听:
　　　　山根好一片雨
　　　　洞底飞百重云

1967 年年底于加州的小镇梭朗那海滩

西班牙 Castilian 风景之三

——给 Claudio 和 Elfie

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
裹一身黑衣的农妇
一直就坐在那里
两片倾斜的干黄的石墙
把她
框在明亮的巷口
一条碎石路
一匹骡子拉着一车土制的面包
一步一步踏向
裂眦的远方
马德里啊马德里
比西班牙语中的
任何音节都响亮的
马德里啊
她从未见过

好象是
在残破的村庄的广场上
当鹳鸟
把透明的阳光
和薄薄的翅翼
一并收入十字架下的巢里
她才初次听见
年老的庄稼汉热烈地
诵读城里的来书：

……劲力浑然，质野的 Flamenco 舞
OLē OLē 的喝采
把全马德里的街道激荡到深夜

……在 Plaza Mayor
Salamanca 成队成队的盛装的男子
顺时钟方向彻夜的流动
Salamanca 成队成队的黛绿的女子
反时钟方向彻夜的流动

……我们昂首抚肩
倚着弯曲的窄巷
沾着一家又一家的酒菜的香味
马蹄沓沓的

向月落后
在旷野上
独自
升起的
蓝色的城楼

一个裹着一身黑衣的农妇
被倾斜的干黄的石墙
框着
在明亮的巷口
她坐在那里
依着一匹骡子
曳着的碎石路
凝望
裂眦的
远
方
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

野花的故事

野花
在熊熊的炮火沉灭后
热烈的开放
春雨把血水和仇恨
灌溉着
希望的根须
呼喊在废墟破瓦中
隐约的回响
痛苦
是犁翻的土块
在季节风中培养
山坡上
“野花红似火”
歌声
一排一排的麦浪
涌山头

许多年以后
乡间的老人
在大榕树下的石凳上
用许多艺术的形式去编述：
“炮火啊原是气候的巨变！”
“仇恨啊原是为了剧情的需要！”
慢条斯理的南音
把急骤的炮战
唱得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好听
听众们真好
把同情的泪
洒给敌友两方全部阵亡的战士
因为他们说
死亡啊
死亡是无法更改的现实！
“炮火啊原是气候的巨变！”
“仇恨啊原是为了剧情的需要！”
听众们
随着南音的起伏
摇荡激昂
而只有我这个不会真戏假做的听众
一口气跑到山上采了一大丛野花
抱在怀里
如抱着满是血伤的士兵

凝立在山头
“野花红似火！”
歌声
一排排的麦浪
悠扬的涌过

1974. 9.

箫孔里的流泉

鸟鸟鸟鸟
一片织得密不通风的鸟声
随着朝霞散开
透明
便肌肤似的
延伸起来

城市渺小了

最后的一颗晨星淡灭

高山上
泉水穿入一只巨大的横箫的体内
从箫孔里
流出

红木凝听
溪石按奏
山翠浓浅浓浅的伴着
入谷出谷
入云出云
谷凝听
云按奏

直到

瀑布一泻
泻入洗衣洗菜洗肉洗化学染料洗机身车身的
一片密不通风的马达的人声
人人人马达马达人人人马达人
响彻云霄

暖暖矿区的夕暮

脉搏松弛下来的时候
初月将要从我们头上的山腰出来了
朋友
你不必担心这盏豆小的灯被吹灭
因为隧道里所有的弯角
弯角上每一块突出的锋利的岩块
都已镌刻在我们厚厚的脚茧上
我来引领你
从泛着水气的黑暗的底层
攀上一个狭长的出口
再踏入另一个巨大的黑暗里
你说什么？曙色？
让我教你如何用嗅觉
去迎接那短暂的
长年发霉的滴雨的曙色
曙色？仿佛……仿佛

都是记忆里的碎片了！
我不懂你说什么翠堤……
除非……除非翠是黑的一种变体
曙色？春天？是多么的遥远啊！
朋友，趁微雨中的一线月光
看，擦着双肩划过的矮矮的屋檐
看，随着脉搏的滴嗒
倚在深沉的门框耐心等待的妻子和儿女
什么？你说她们
她们是什么宏大辉煌的字眼？
象什么休止符倚在琴键上？
这我不懂，我只知道
悠长的黑色的涌复的气流里
在无法计算无从抗拒的
爆炸、塌陷、埋葬的夹缝之间
她们是我唯一的一点梦的材料
她们默默的等待
是我们全部的历史和诗
如果诗，如你所说的，真是什么伟大崇高的话！
客人来了，阿春，上菜！
来来，试试我们自家腌制的干鱼和菜脯！

（作者自注）暖暖位于基隆之南，由台北北上至八堵转右第一站便是暖暖，为一多雨的矿区。 1975. 2.

飞　逃　的　鹤

罗门（可能这是他的笔名）是广东省文昌县乡间的人，生于 1928 年。祖父中过进士。父亲做过船商。弟兄十三个，他是老三。九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故乡沦陷，全家逃亡。十二岁考入空军幼年学校，校址设在四川灌县，乃乘军车自广西经贵州入川。登青城山，临岷江水，该留下深刻的回忆吧。三十年后，他写《山》，他写《河》，两首诗中也许有青城山和岷江水的影子呢。1948 年在空军幼校毕业，升入空军飞行官校，校址设在浙江杭州笕桥。1949 年跟随空军官校撤往台湾，继续练飞。后来因踢足球伤腿，停飞，随即退伍，到民航局当公务员，管图书，苦读勤写，终于发表诗作。1955 年与当时已闻名的女诗人蓉子结婚。想是由于夫妻彼此朝夕切磋，他的诗艺大进，1958 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曙光》。

罗门说自己经历了四个场：机场（空军飞行员）——→球场（半职业性的足球队员）——→农场（和停飞的同学一起种庄稼）——→官场（台北国际航空站一级航务官）。不过，他们那里，人生经历是一回事，写诗又是一回事。罗门的诗与生活之“场”

相去甚远，缥缈得很，如云外的仙鹤，他唱他的，不管下界芸芸众生的离合悲欢。逃避现实，还要美化这个逃避，有他的《逃》为证。诗长了，摘如下：

其实　逃就是一种飞
　　　　就是鸟说的那种空阔
即使云为了远飘
将山的阶梯推倒地上
那也只是起伏与浮荡　从不经过伤口
不经过伤口的逃　便用不着去想
　铁栅等不等于那只豹的视线
　那把箭能不能将旷野追回来
当春日逃过一片片的花瓣　夏日逃过一阵阵的浪潮
　秋日逃过一林林的叶音　冬日逃过一山山的雪景
只要去想起云与鸟
天空便会一把抓你成为那朵美丽的形而上

鸟飞逃以求“空阔”。云逃，蹬垮了山，山不会流血的。豹关在“铁栅”内，不自由，没关系，豹的精神可逃。人该怎样逃呢？去想飞鸟吧，去想流云吧。“只要去想起云与鸟”，你的精神便可飞升，化为一朵“美丽的”玄中之玄，妙哉！接下去更妙，逃是很美的，你要知道呀：“其实逃是很美的裸体／可爱极了／大人拿着衣服追／小孩子笑嘻嘻光着屁股跑”“其实逃就是那只鸟／当原野不穿衣服在山水中／天空不穿衣服在

云上／海不穿衣服在风浪里／河不穿衣服在两岸间／你不穿衣服在房里／那只鸟一振翅／便是千里迢遥”。

明明是庄周的“神游六合之外”以逃避现实之残酷，以逃避“与物相刃相靡”之苦罢了，台湾的评论家却要恭维他：“罗门专注于心灵的探索，强调人的精神与生命，他可以说是一位新理想主义者。”

罗门十二岁逃难到曲江（在广东韶关以南），适逢日寇飞机轰炸，目睹遍地残尸碎瓦，终身难忘。所以他的诗多有写战争与死亡的，如《弹片·TRON的断腿》（TRON是一个越南小姑娘的名字，她的一条腿被弹片击断），如《一把钥匙》（一个断一条腿的老兵痛苦地站在那里，身形好象一把钥匙，却找不到天堂之门的锁），如《板门店·38度线》（战场遗迹惨景），如《车祸》（一个退伍的士兵做了轮下之鬼），如《麦坚利堡》（美国人树立了七万座大理石十字架在菲律宾首都郊外的麦坚利堡，用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七万美军官兵在太平洋战区的阵亡。罗门到此一游，写诗哀悼亡魂）。《麦坚利堡》被公认为好诗，获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金牌奖。照我们的构思，诗中该有赞美英勇杀敌、颂扬最后胜利、慰勉亡魂安息之词吧。可是没有，一句也没有。罗门出示给读者的是“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挂入死亡最黑的背景”。摘如下：

战争坐在此哭谁
它的笑声　曾使七万个灵魂陷落在比睡眠还深的地带
太阳已冷　星月已冷　太平洋的浪被炮火煮开也都冷了

史密斯　威廉斯　烟花节光荣伸不出手来接你们回家
你们的名字运回故乡　比入冬的海水还冷
在死亡的喧噪里　你们的无救　上帝的手呢
血把伟大的纪念冲洗了出来
战争都哭了　伟大它为什么不笑
七万朵十字花　围成园　排成林　绕成百合的村
在风中不动　在雨里不动
沉默给马尼拉海湾看　苍白给游客们的照相机看
这里比灰暗的天地线还少说话　永恒无声
美丽的无音房　死者的花园　活人的风景区
神来过　敬仰来过　汽车与都市也都来过
而史密斯　威廉斯　你们是不来也不去了
当落日烧红满野芒果林于昏暮
你们是哪里也不去了　太平洋阴森的海底是没有门的

“史密斯”“威廉斯”是美国人常见的名字，用在这里代表七万美军官兵。对这些国殇们，诗中没有敬仰，只有怜悯，结尾甚至略有揶揄。庄严肃穆的纪念地不过是“死者的花园”“活人的风景区”而已。日落天黑，游客归去，令人想起宋诗写清明节扫墓的那一首的后半章：“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麦坚利堡》全诗贯串着绝望的怜悯，太残酷，不足取，我以为。不过，若取其意象的奇特新鲜，似应获奖。我们说时间仿佛凝固了，罗门说“时间逃离钟表”；我们说岁月停滞了，罗门说“静止如取

下摆心的（手表）表面，看不清岁月的脸”；七万座十字架，我们会说那是一片大理石的密林，罗门说“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在亡魂的眼中，白昼该是什么，我想不出来，罗门说那是“日光的夜”“星灭的晚”。在别的诗中，他也有些妙句可供观摩：“一把刀／从鸟的两翅之间通过”，这是朝鲜南北分界的三八线；“美丽的S”，这是河；“鸟声已睡成金属”，这是山的金属矿藏；“朝自己的鞋声走去”，这是没有目的地的流浪；“他不走了，路反过来走他”，这是车轮下的死者被人抬走；“探首车外，流失的距离似纺线卷入远景”，这是坐在车中后顾所见。当然，判断一首诗的优劣，不能只看一二妙句，那只算是雕虫小技罢了。我们不应舍本逐末，但也不应忽视，说那一钱不值。

1962年罗门同蓉子主编《蓝星》诗刊，后来又主编《1964年蓝星年刊》，出版夫妻合集英文版的《日月集》。这双伉俪锋头颇健，处境颇佳。蓉子的诗未能拜读，遗憾。罗门的诗有其佳处。他现在已告别官场，宣布要“到生命的广场”去。如果能把“生命的”改成“人生的”，那就好了。

罗门是现代派，有他们的通病，就是古怪费解。他的《山》《河》《海》三首联成姊妹篇，读来吃力。你得逐字逐句地啃，边嚼边想。啃完《山》，不知所云。啃完《河》，据其结尾三行“除了大地谁能让你那样去／除了海底谁知道你来／除了那条水平线谁看见你已来过”，猜测他是不是在说河的孤独。啃完《海》，又不知所云了。下面是《海》的后半段：

航入千帆

帆是你顶向风雨的脸
有时柔得象舌
舐入水天的两片唇
远
方
便
展
开
成
花
瓣
想起种星
种月
种云
种鸟
种风
种浪
竟种出那么多乳房
难怪太阳用力一吻
便吻成那片蓝色的坟园
当黄昏踩着落帆走来
你便在最后的一张网中离去

许多的“乳房”该是遍海的波峰，朝阳一照，变成“蓝色的坟园”。真会联想，可是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太古怪了！《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怎奈老天爷听了，还是莫名其妙。

[附　录]

罗门的诗六首

第九日的底流……………………………*229*
车祸…………………………………………*237*
一把钥匙…………………………………*238*
山……………………………………………*241*
河……………………………………………*243*
逃……………………………………………*245*

第九日的底流

不安似海的贝多芬伴第九交响乐长眠地下，我在地上张目活着，除了这种颤栗性的“美”，还有什么能到永恒那里去，还有什么能使我一直留在心灵里，去从事这种不朽的抒情工作呢？

序　　曲

当托斯卡尼尼的指挥棒
　　　　　　砍去紊乱
你是驰车　我是路
我是路　你是被路追住不放的远方
乐圣　我的老管家
你不在时　厅灯入夜仍暗着
　　　　　炉火熄灭　院门深锁
　　　　　世界背光而睡
你步返　踩动唱盘里不死的年轮

我便跟随你成为回旋的春日
　　　　在那一林一林的泉声中

在你连年织纺着旋律的小阁楼里
　　一切都有了美好的穿着
日子笑如拉卡
我便在你声音的感光片上
　　　　成为那种可见的回响

一

钻石针画出螺旋塔
所有的建筑物都自目中离去
螺旋塔升成天空的支柱
高远以无限的蓝引领
浑圆与单纯忙于美的造型
透过琉璃窗　景色流来如酒
醉入那深沉　我便睡成底流
在那无边地静进去的颤动里
只有这种嘶喊是不发声的
而在你音色辉映的塔国里
纯净的时间仍被钟表的双手捏住
万物回到自己的本位　仍以可爱的容貌相视
我的心境美如典雅的织品　置入你的透明
哑不作声地似雪景闪动在冬日的流光里

二

日子以三月的晴空呼唤
阳光穿过格子窗响起和音
凝目定位入明朗的远景
宁静是一种听得见的回音
整座蓝天坐在教堂的尖顶上
凡是眼睛都步入那仰视
方向似孩子们的神色于惊异中集会
身体涌进礼拜日去换上一件净衣
为了以后六天再会弄脏它
而在你第九号庄穆的圆厅内
一切结构似光的模式　钟的模式
　　我的安息日是软软的海棉垫　绣满月桂花
　　将不快的烦躁似血钉取出
　　痛苦便在你缠绕的绷带下静息

三

眼睛被苍茫射伤
日子仍回转成钟的圆脸
林园仍用枝叶描绘着季节
在暗冬　圣诞红是举向天国的火把
人们在一张卡片上将好的神话保存
那辆遭雪夜追击的猎车

终于碰碎镇上的灯光　遇见安息日
窗门似圣经的封面开着
在你形如教堂的第九号屋里
炉火通燃　内容已烤得很暖
没有事物再去抄袭河流的急躁
挂在壁上的铁环猎枪与拐杖
都齐以协和的神色参加合唱
都一同走进那深深的注视

四

常惊遇于走廊的拐角
似灯的风貌向夜　你镇定我的视度
两辆车急急相错而过
两条路便死在一个交点上
当冬日的阳光探视着满园落叶
我亦被日历牌上一个死了很久的日期审视
在昨天与明日的两扇门向两边拉开之际
空阔里，没有手臂不急于种种触及
“现在”仍以它插花似的姿容去更换人们的激赏
而不断的失落却加高了死亡之屋
以甬道的幽静接闹厅走到露台
以新娘盈目的满足倾倒在教堂的红毡上
你的声音在第九日是圣玛丽亚的眼睛
调度人们靠入的步式

五

穿过历史的古堡与玄学的天桥
人是一只迷失于荒林中的瘦鸟
没有绿色来确认那是一棵树
困于迷离的镜房　终日受光与暗的绞刑
身体急转　象浪声在旋风中
片刻正对　便如在太阳反射的急潮上碑立
于静与动的两叶封壳之间
人是被钉在时间之书里的死蝴蝶
禁黑暗的激流与整冬的苍白于体内
使镜房成为光的坟地　色的死牢
此刻　你必须逃离那些交错的投影
去卖掉整个工作的上午与下午
然后把头埋在餐盘里去认出你的神
而在那一刹间的回响里　另一只手已触及永恒
　的前额

六

如此盯望　镜前的死亡貌似默想的田园
黑暗的方屋里　终日被看不见的光看守
帘幕垂下　睫毛垂下
无际无涯　竟是一可触及的温婉之体
那种神秘常似光线首次穿过盲睛

远景以建筑的静姿而立　以初遇的眼波流注
以不断的迷住去使一颗心陷入永久的追随
没有事物会发生悸动　当潮水流过风季
当焚后的废墟上　慰藉自阁掌间似鸟飞起
当航程进入第九日　吵闹的故事退出海的背景
世界便沉静如你的凝目
远远地连接住天国的走廊
在石阶上　仰望走向庄穆
在红毡上　脚步探向稳定

七

吊灯俯视静厅　回音无声
喜动似游步无意踢醒古迹里的飞雀
那些影射常透过镜面方被惊视
在湖里捞塔姿　在光中捕日影
滑过蓝色的音波　那条河背离水声而去
收割季前后　希望与果物同是一支火柴燃熄的过程
许多焦虑的头低垂在时间的断柱上
一种刀尖也达不到的剧痛常起自不见血的损伤
当日子流失如孩子们眼中的断筝
　　一个病患者的双手分别去抓住药物与棺木
　　一个囚犯目送另一个囚犯释放出去
那些默喊　便厚重如整个童年的忆念
　　被一个陷入漩涡中的手势托住

而“最后”它总是序幕般徐徐落下

八

当绿色自树顶跌碎　春天是一辆失速的滑车
在静止的渊底　只有落叶有声音
在眉端发际　季节带着惊慌的脸逃亡
禁一个狩猎季在冬雾打湿的窗内
让一种走动在锯齿间探出血的属性
让一条河看到自己流不出去的样子
岁月深处　肠胃仍走成那条路
走成那从未更变过的方向
探首车外　流失的距离似纺线卷入远景
汽笛就这样弃一条飘巾在站上
让回头人在灯下窥见日子华丽的剪裁与缝合
没有谁不是云　在云底追随飘姿　追随静止
爬塔人已逐渐感到顶点倒置的冷意
下楼之后　那扇门总是等着你出去

九

我的岛　终日被无声的浪浮雕
以没有语文的原始的深情与山的默想
在明媚的无风季　航程睡在卷发似的摺帆里
我的遥望是远海里的海　天外的天
一放目　被看过的都不回首

驱万里车在无路的路上　轮辙埋于雪
双手被苍茫拦回胸前如教堂的门閤上
我的岛便静度安息日　闲如收割季过后的庄园
在那面镜中　再看不见一城喧闹　一市灯影
星月都已跑累　谁的脚能是那轮日
天地线是永久永久的哑盲了
当晚霞的流光　流不回午前的东方
我的眼睛便昏暗在最后的横木上
听车音走近　车音去远　车音去远

1961.7.

车　　祸

他走着　双手翻找着那天空
他走着　嘴边仍吱咕着炮弹的余音
他走着　斜在身子的外边
他走着　走进一声急刹车里去

他不走了　路反过来走他
他不走了　城里那尾好看的周末仍在走
他不走了　高架广告牌
　　　　　将整座天空停在那里

1971 年

一把钥匙

炮声把他叫成
　　　　　云
窗天空与凝目
　　常看到他
他飘得较炮声远
　　较土地沉重
　　　较思念深
听不见炮声
他仍记得那炮声
　　　是一条河
两岸是伸直的腿架的
一只鹰沿河岸飞
　　可听见断桥下的水声
　　　　　　　血破血管而流
　　血在奔
　　血在叫

　　血画山水
　　血画烟云
　　血画迢遥
　　血画深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血画远了那炮声

听不见那炮声
他望着腿上被炮声
　　　开的那朵花
　　　放的那只蝶
春天怎会是这个样子
　　　鸟来树不在
　　　树在鸟不回
云到底将天空往哪里移
双目深处是回旋的夜
夜把他埋成那尊炮
一抬头　打出去的
　　全是家乡的星子
　　　　　而明月呢
低下头来　才知道星子是泪洒的
　　　　　　炮声是遥念做的
苦苦的站在那只断腿上
他将自己捏成那把滴血的锯
不　　　　　　那是一把闪电

一把钥匙

而天空　你的门呢

你门上的那把锁呢

（作者后记）于入晚时刻，在那条运着周末与热闹的街上，一个断了腿、过了中年的异乡人走过来，象一道闪电击中我，内心中一直在不安的颤动与鸣响……

1974.

山

只有让眼睛走到凝视里去
我才能走进你黛绿色的吟哦
　　　　　　　　低处是水
　　　　　　　　高处是树

云与海远去
你独自留下
留满头的天空
　满脚的荒野
让千年风雨缠住那棵古松
盘那张鹰翅入万里的苍茫
你的那朵高昂　一落入水平线
　　　　　　　便是一个远方
而那串温婉与连绵　一睡进去
　　　　　　　　一个夜便深过一个夜

夜是你的门
　　你的窗
　　你的灯屋
　　你的睡目　你的摒弃一切
　　　看见过后的看见
太阳已睡成岩层
河流已睡成根脉
鸟声已睡成金属
天空与原野已睡成大理石的斑斓
谁能醒你　除了眼睛在凝视中永不回来
除了那缕烟已被眼睛拉断成绳子
而去与不去　你都是永远

1973．8．

河

只有回到第一声泉音中
　　才能认出你的初貌
顺着眼波而去
你音乐的身段
　是一条原始的歌
　　　　唱高了山
　　　　唱深了林
　　　　唱远了鸟的翅膀
直到那朵温柔的云
　被天空揉了又揉
　　　　揉出了水声
你才在那阵冲击中
认识到自己的身体
美丽的S　是把锯也好
　　　　　　螺丝刀也好
那些痛楚的纹路　一扭动

便飘响成抛物线　被空中的鸟接住
整个旷野都惊颤在那回旋的
　　　　　　　　　　弦音中
凡是坡度　都长满了韵律
凡是弯处　都敏感
　　　　　都很滑
　　　　　都多漩涡
　　　　　都救不了千山万水
除了大地　谁能让你那样去
除了海底　谁知道你来
除了那条水平线　谁看见你已来过

1973. 11.

逃

一

第一把箭
便使旷野发出惊叫
　　翅膀认不出天空来

逃不出天空的翅膀
都躲到云里去
　　却下水晶帘
　　玲珑望秋月

其实　逃是镜中的你

二

要不是鸟笼
使原野瘦了
翅膀怎会想自己

　是天空的两扇门
眼睛也不会望成
　　　窗外的风景

其实　逃就是一种飞
　　　　就是鸟说的那种空阔
即使云为了远飘
将山的阶梯推倒地上
那也只是起伏与浮荡
从不经过伤口

不经过伤口的逃
便用不着去想
　铁栅等不等于那只豹的视线
　那把箭能不能将旷野追回来

当春日逃过一片片的花瓣
　夏日逃过一阵阵的浪潮
　秋日逃过一林林的叶音
　冬日逃过一山山的雪景
　远方逃过一目目的氤氲
只要去想起云与鸟
天空便会一把抓你成为
　　　　那朵美丽的形而上

三

其实　逃是一个很美的裸体
　　　　　　　可爱极了
大人拿着衣服追
小孩子笑嘻嘻光着屁股跑

四

其实　逃就是那只鸟
　当原野不穿衣服在山水中
　　天空不穿衣服在云上
　　海不穿衣服在风浪里
　　河不穿衣服在两岸间
　　你不穿衣服在房里
　　眼睛不穿衣服在瞭望中
　　烟不穿衣服在缥缈里
那只鸟　一振翅
　　便是千里迢遥

1974.

抗　议　的　鸡

家鸡不敢抗议。敢抗议的是火鸡（吐绶鸡）。雄火鸡在门外耸翅展尾，颈上的肉绥变红又变蓝，向陌生的来客示威，且提出一串鸣啭的抗议，还扑上去啄击。请读商禽 1957 年发表的《火鸡》:

一个小孩告诉我：那火鸡要在吃东西时才把鼻上的肉绥收缩起来，挺挺的，象一个角。我就想：火鸡也不是喜欢说闲话的家禽，而它所啼出来的仅仅是些抗议而已。

蓬着翅羽的火鸡很象孔雀（连它的鸣声也象，为此我曾经伤心过）。但孔雀乃炫耀它的美——由于寂寞，而火鸡则往往是在示威——向着虚无。

向虚无示威的火鸡，并不懂形而上学。

喜欢吃富有叶绿素的葱尾。

谈恋爱，而很少同恋人散步。

也思想，常常，但都不是我们所能懂的。

家鸡爱说闲话；火鸡只会抗议。孔雀爱炫耀美，由于无聊，火鸡只会示威，虽然是“空对空”。家鸡与孔雀都有好饲料；火鸡只吃残渣。家鸡与孔雀常作绅士淑女态，双双俪影；火鸡土头土脑，不会陪着恋人散步。此外，火鸡显得呆气，思想莫名其妙，不为人所理解。这是一篇有趣的火鸡颂。

商禽是四川省珙县乡间的人，生于1930年，本名罗燕。燕，古人叫作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燕是商民族的禽鸟。罗燕笔名商禽，取意于此。这是我的考证，不知道对不对。商禽只读过故乡的初级中学。日本投降前夕，从军到成都，在这里初次接触现代文学。当兵三年，脱离部队，又被抓了壮丁。脱逃后流亡在西南三省，搜集民歌，试做新诗。1950 年跟随国民党残军从云南省绕道撤往台湾。1953 年开始发表诗作。1956 年参加纪弦领导的“现代派”。1959 年在现代派诗刊《创世纪》上发表《长须鹿》，用谐趣述说囚犯的可悲与狱卒的可爱，如下:

> 那个年青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大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
> 仁慈的青年狱卒，不识岁月的容颜，不知岁月的籍贯，不明岁月的行踪，乃夜夜往动物园中，到长颈鹿栏下，去逡巡，去守候。

狱窗太高，囚犯伸长颈脖，可笑地可悲。狱卒无知。以为“岁月”是一个专与长颈晤面的人，便往长颈鹿那里去守候，可笑地可爱。典狱长的回答似雅而酷，可恨。三种人构成了一个微型化的台湾社会。耳聪的读者能在谐趣中听出抗议来。这首绝妙的诗最初投给《蓝星季刊》，却被退稿。不识货吗？怕担风险吗？也许兼而有之。难怪这位四川老乡要倒霉了，在军队里混了二十三年之久，1968 年退伍时还是一个上士。要吃饭，去高雄码头上做临时工，看守船舱。三十八岁了，身体差，吃不消。于是去做生意跑单帮，又亏本。财神不是缪斯，岂肯保佑诗人！翌年诗集出版，想是稿费太低，诗人还在台北某洋人私宅里当仆人——做一个灌园叟！幸有聂华苓女士伸出手来，接他到美国衣阿华大学去，以作家身份驻校写诗。留美两年回台湾后，渐入佳境。到了 1975 年 9 月，忽然又在永和卖起牛肉面来，真是神来之笔，令人惊诧。到了 1977 年总算有了公职，阿门！

前面介绍过的《火鸡》《长颈鹿》都是早期作品，明朗可读。后来就不行了，或朦胧，或晦涩，苦脸愁肠，吞吞吐吐，他的力作《逢单日的夜歌》就是如此。夕暮，风起东南，一行白鹭向西归去，引出他的乡愁之夜歌。诗中不敢出现“大陆”“四川”“故乡”之类，可以理解。但是太难读了，到了第十二行才出现这样的句子：“在人间我已是一个岛屿／我仍可以是一具琴／然则请抚我，冷风来自西北，请奏我”。这是在向来自大陆（在台湾的西北方）的风诉说隐衷。接着又是迷雾，到

了第二十一行才又出现能够读懂的句子:“我们的视瞩是可兑现的冥钱／十千亿兆眼的老天，以你数百万光年之冷漠，请看我所曾礼过的公墓:／阵亡者之墓／病故者之墓／处死者之墓……”。这是在请满天星星作证，证明“我们”以泪眼作纸钱为那些屈死鬼扫了墓。接着又是迷雾，到了第三十一行忽然跳出:“我曾在独木桥上将鱼梦惊醒／多么的年少呵。多小的溪流，一棺盖便是一座桥”。这是他的故乡和他的童年，也是全诗的杏核之仁，隐藏于酸涩与坚硬之中。接着又是迷雾，直到结尾才以“夜去了总有一个昼要来”表明他的信念，以“我把一切的泪都晋升为星”表明他的乐观，以“降枪刺为果树”表明他的理想（和平解决)。

商禽还有一些被誉为“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的”诗作，如《树中之树》《天河的斜度》《梦或者黎明》等等，难以通读，不敢诠释，置之不论可也。象这首小诗《逃亡的天空》，谁能说清楚，请明以教我:“死者的脸是无人一见的沼泽／荒原中的沼泽是部分天空的逃亡／遁走的天空是满溢的玫瑰／溢出的玫瑰是不曾降落的雪／未降的雪是脉管中的眼泪／升起来的泪是被拨弄的琴弦／拨弄中的琴弦是燃烧着的心／焚化了的心是沼泽的荒原”。这是一个循环联想的意象游戏，很好玩的。另一首《遥远的催眠》，七言，共五十七行，以“夜守着你”发端，调来自然界的物象——夜、泥土、树、鸟、星、云、风、草、露、山、雾、河、鱼、岸、海、沙滩、浪、船等等，让它们一个守着一个，归结于“我在夜中守着你”。最后四段如下:

守着树林守着你
守着草丛守着夜
守着风　守着雾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声音守着夜
守着雀鸟守着你
守着战争守着死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形象守着你
守着速度守着夜
守着阴影守着黑
我在夜中守着你

守着孤独守着夜
守着距离守着你
我在夜中守着夜
我在夜中守着你

说不懂吗，文字这般浅显；说懂了吗，总觉隔膜一层。此诗若在枕畔喃喃诵读，真能收到催眠之效，难怪题名“催眠”。商禽有一首写自己的小诗《涉禽》，这个涉禽并非苍鹭白鹭，而是跋涉中的商禽，如下：

从一条长凳上
午寝
醒来
忘却了什么是
昨日
今天
把自己竖起来
伸腰
呵欠
竟不知时间是如此的浅
一举步便踏到
明天

活画出一个流浪汉，这位倒霉的四川老乡，貌似浑浑噩噩，牢愁深藏腹内，日子难过，偏说易过。此诗写于1966年，时令该是炎夏。这年秋天的一个假日，兵营里人走一空，只留下这位三十七岁的单身诗人上士文书在那里“俯伏于办公桌上”值班，愁听秋声四起。一线凉风如剑穿窗杀入，直刺他的背脊，使他寒颤。这就是商禽的《秋》:

韩信化石有只眼睛该是睁着的（河注：韩信被冤杀）
只闭了一只眼　我还没有死透
除非你肯将这穿胸的利器

拔出
好狠！这特级高粱一般的匕首
好阴毒！你这宇宙的刺客
快四十了　还来窥探我
一年一度地　总是穿窗而出
来时揭起的那帷幔　啊
怎么还不将它放下……

商禽的环境是“冷冷的黑”。他的反应是以黑对黑，用四川话说，就是:“要黑大家黑!”他的小诗《应》就是这样说的，只有五行:“用不着推窗而起／向冷冷的黑／抛出我长长的嘶喊／熄去室内的灯／应之以方方的暗”。闻一多早期的《死水》也有这个意思。不须苛责商禽，他有他的难处。承认这也是一种抗议吧，不过要说明，这是火鸡的。

[附　录]

商禽的诗六首

灭火机 ……………………………… *256*
透支的脚印 ……………………………… *257*
逢单日的夜歌 ……………………………… *258*
树 ……………………………… *262*
鸽子 ……………………………… *263*
秋 ……………………………… *265*

灭　火　机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我听了这无邪的告白，捧着他的双颊，笑，我不禁哭了。我看见有两个我分别在他的眼中流泪；他没有再告诉我，在我那些泪珠的鉴照中，有多少个他自己。

1959 年《创世纪》十二期

透支的脚印

这正好。若是连生前的每一个手势都必须收回，在如此冷冷的重量下；若是必须重复我曾说过的一切话语，每一声笑，在这没有时间的空间里；就如我现在所践履的——我收回我生前的步步的脚印——然而我不必。这正好

这真好。不再有“时间”。没有话语。阴影是可触的藻草。这路已不复是路。野莴苣与牛蒡花。这已经是屋脊。“在蛇莓子与虎耳草之间。”太好了。除开月光的重与冷。我收回我的脚印。我的脚印回到它们自己……

今夜我在没有时间和语言的存在之中来到这昔日我们曾反复送别的林荫小径。(“今夜故人来不来。”)今夜故人来不来？我行行复行行。当天河东斜之际，隐隐地觉出时间在我无质的躯体中展布；一个初生的婴儿以他哀哀的啼声宣告——鸡已鸣过。而我自己亦清楚地知道——关于那些脚印，我已经透支了。

1964 年《创世纪》二十期

逢单日的夜歌

一

风起东南
我要为西归的鹭行的歪斜唱夕暮之歌
酒后的老天，请将你睡前的悲愤为我洗手
请将我手在你晕眩之中埋葬
请将之酸为柠檬
请聆听我，以你浇过星的半月，请饮我

二

请喝我。我已经酿成；你的太阳曾环绕我数万遍
病过。我已沐过无数死者之目光
我已穿越一株断苇在池塘投影的三角之宁静
我已经成为宁静，请品尝，尤可海饮你的落日
还有你的岛屿。我要云吞你的半月

三

我已解缆自你的辽敻，在人间我已是一个岛屿
我仍可以是一具琴
然则请抚我，冷风来自西北，请奏我
黑暗中看不见海流，海流中看不见你咸咸的路

四

如今鸟雀的航程仅只是黑暗的叹息
而我足具飞翔中之静止
天上的海，我吻过你峡中之长发
我穿越你在人间的梦中的变形之森林，星星之果园

五

走出你两颊间咸咸的路，我们共是十字路口的小步
　舞之旋风。
我们的视瞩是可兑现的冥钱
十千亿兆眼的老天，以你数百万光年之冷，请看
　我所曾礼过的公墓：
阵亡者之墓
病故者之墓
处死者之墓……
而惊呼来自小草的在人工花朵的枯萎中之生起

六

敲不响的云层
我的思念倚睡梦瓦窖冷冷烟囱而立这个挥烟鞭赶
夜星之灼灼的牧者。彼亦曾牧过坟墓
我牧过城市。彼曾怜悯。
敲不响的层云，我曾在独木桥上将鱼梦惊醒
多么的年少啊。多小的溪流，一棺盖便是一座桥

七

阴霾，枯萎中的花朵，请回忆覆舟日之晴朗
请彩绘哭泣中之晴朗，雨后的树，刚刚画好的树；
旅行中之树；憩息的树，坟前的树，墓中之树根，根
请彩绘捞不着的沉尸之微笑在虹上的浮起

八

鸣鸡，软暖之星在何处？请留住梦
吠狗，请息止来自楼层间的自鸣钟的时间之争辩
请饮用死去的时间
月光，请将这旋转梯之“不及”撤走，将等待撤走
请留住梦，风，请将我歌走

九

请将我歌就的盆栽收留，涩味的黎明，

请收留盆栽中之水芋
请听这翕翕的花血，这颤动的还叫作心脏，只是
　太遥远
请听来自子叶的昨日之曦光
请为之在梦中一粲

十

请听我对诸事务之褒贬
夜去了总有一个昼要来
我把一切的泪都晋升为星，黎明前
所有的雨降级为露
升草地为眠床
降枪刺为果树
在风中，在深深的思念里，我将园中的树
升为火把

1964 年《创世纪》二十一期

树

记忆中你淡淡的花是浅浅的笑
失去的日子在你叶叶的飘堕中升高

外太空中寻不着你颀长的枝柯
同温层间你疏落的果实一定白而且冷

1966 年《创世纪》二十三期

鸽　　子

忽然，我捏紧右拳，狠狠的击在左掌中，“啪!”的一声，好空寂的旷野啊！然而，在病了一样的天空中飞着一群鸽子：是成单的或是成双的呢?

我用左手重重的握着逐渐松散开来的右拳，手指缓缓的在掌中舒展而又不能十分的伸直，只频频的转侧；啊，你这工作过而仍要工作的，杀戮过也终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现在，你是多么象一只受了伤的雀鸟。而在晕眩的天空中，有一群鸽子飞过：是成单的还是成双的呢?

现在，我用左手轻轻的爱抚着在颤抖的右手：而左手亦自颤抖着，就更其象在悲悯着她受了伤的侣伴的，啊，一只伤心的鸟。于是，我复用右手去轻轻地爱抚着左手……在天空中翱翔的说不定是鹰鹫。

在失血的天空中，一只雀鸟也没有。相互倚着而颤抖的，工

作过仍要工作，杀戮过终也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啊，现在，我将你们高举，我是多么想——如同放掉一对伤愈的雀鸟一样——将你们从我双臂释放啊！

1966 年《创世纪》二十四期

秋

忽然，这些有号码的屋宇
再一次浸在清酒般的澄明中
假日的营区暗哑一如庭院
啊，劫后的宫闱
俯伏于办公桌上的
我是唯一的被害者

韩信化石有只眼该是睁着的
只闭了一只眼　我还没有死透
除非你肯将这穿胸的利器
拔出
好狠！这特级高粱一般的匕首

好阴毒！你这宇宙的刺客
快四十了　还来窥探我
一年一度地　总是穿窗而出

来时揭起的那帏幔　啊
如今已是蓝布窗帘了
怎么还不将它放下……

1966 年《南北笛》季刊三期

浪　游　的　鱼

郑愁予，本名郑文韬，老家在河南省，1933 年生于北平。四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此后随着父亲（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奔走在各战区，炮火声中送走童年，长江南北留下脚印。阅历既多，不免因早熟而消沉。十八岁那年，他已在感叹着“但我已是老了的旅人／而老人的笑是生命的夕阳”了，多么的不伦不类！也是在这一年，他写出了苍苍凉凉的边塞诗《残堡》，如下：

戍守的人已归了，留下
边地的残堡
看得出，十九世纪的
草原啊
如今，是沙丘一片……

怔忡而空旷的箭眼
挂过号角的铁钉

被黄昏和望归的靴子
磨平的
戍楼的石垛啊
一切都老了
一切都抹上风沙的锈

百年前英雄系马的地方
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
这儿我黯然地卸了鞍
历史的锁啊没有钥匙
我的行囊也没有剑
要一个铿锵的梦吧
趁月色，我传下悲戚的
《将军令》，
自琴弦……

这是他的《边塞组曲》之一，写于 1951 年。这时候他已经不在大陆，显然是写的往日的记忆。十八岁能写出这样成熟的诗，实在罕见，虽然使人想起旧诗两句："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他的这句"历史的锁没有钥匙"意即历史的疑问找不到答案。英语的 key 是钥匙又是答案。钥匙是具象的词，答案是抽象的词。以 key 为船，渡抽象为具象，便成佳句。这是我的推测，不一定对。诗的结尾很妙，他不说"我弹琴奏一曲《将军令》"而说"我传下……《将军令》"，且将"琴弦"倒

装到句尾去，故意造成含混的双关语，以增添趣味。这种手法来自唐诗，如“羌笛何须怨杨柳”其实是“何须吹羌笛奏一曲《杨柳》呢”，又如“江城五月落梅花”其实是“五月里在江城吹奏一曲《落梅风》吧”。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这位翩翩公子已经惹人注目。台湾现代派的诗坛祭酒纪弦当时夸奖过他：“郑愁予先生是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又说：“他的诗，长于形象的描绘，其表现手法十足的现代化。”看来还应该补上这一句：他很注意汲取中国旧体诗词之美。

他那时已经有好些妙句流传台岛，诸如《山外书》的“我是来自海上的人／山是凝固的波浪”，《岛谷》的“众溪是海洋的手指／索水源于大山”，《小小的岛》的“小鸟跳响在枝上，如琴键的起落”，《如雾起时》的“我从海上来，带回航海的二十二颗星”（河注：熟识夜天九颗著名的恒星，利用它们导航，是为古代的航海九星。现代增加成二十二颗了），《赋别》的“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等等。当然，流传得最响的还是《错误》的结尾两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台湾诗人杨牧在许多年以后还唱着那两句的回声：“我不是过客，那的达是美丽的坠落”。郑愁予的《错误》很短，如下：

我打江南走过（河注：首段矮两格是低调，先说结局）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河注：莲花不开）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河注：还是不开）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河注：开了，开错了）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河注：莲花落了）

写于 1954 年的这首《错误》乃是情诗。在这首忆旧的情诗里，浪子检讨了自己的不情。鉴于江南不在台岛，可知这是他在追忆着大陆时期的旧情。首段是结局的倒叙，说那等着浪子归来的女子家在江南——“江南可采莲”，联想到她那美如莲花的容颜，莲花笑盈盈地开了又失望地落了。中段说她在寂寞地等待着，兼说她住在青石板砌街面的小城里，她坐在家中，帘帷低垂，窗扉紧闭，等待着浪子的足音，从春等到夏。尾段说终于等来了“达达的马蹄”（这是虚拟，以添韵味，很可能是暗写橐橐的军靴），莲花笑开了，这就是“美丽”。当她知悉浪子不是归来而是路过，莲花愁落了，这就是“错误”。后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首诗的首段。这样就造成了循环往复“此恨绵绵”的效果。

也是写于 1954 年的《船长的独步》《如雾起时》《水手刀》和《错误》一起为他赢得了声誉。《水手刀》如下：

长春藤一样热带的情丝
挥一挥手即断了
挥沉了处子般的
　　款摆着绿的岛
挥沉了半个夜的星星
挥出一程风雨来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离别磨亮
被用于寂寞
被用于欢乐
被用于航向一切逆风的
桅篷与绳索……

与某些现代派诗人相比，郑愁予的诗不难通读。他的文字典雅，多有旧体诗词之美。《错误》里迭出着“容颜”“东风”“飞絮”“向晚”“跫音”“春帷”“归人”“过客”之类的旧词汇，粗看生疑，好象谬种流传，细看则佳，不是古代美人的金步摇，而是现代女子的蝴蝶结，虽然二者都是发饰。

写诗写了几年以后，他入台湾中兴大学求学。其间写过一首《厝骨塔》，塔内挤满鬼魂，静听风摇铁马，默览野寺春光。“我”，一个战死的鬼，坐在塔内回想着最后的一次战役，同时倚窗浏览风景，但见——

窗下是熟习的扫叶老僧走过去
依旧是这三个樵夫也走过去了
啊，我的成了年的儿子竟是今日的游客呢
他穿着染了色的我的旧军衣，他指点着
与学科学的女友争论一撮骨灰在夜间能燃烧多久

以阴冷的目光看待人生，这与他礼佛参禅的诗作《梵音》《度牒》《定》《偈》以及宣讲生命之虚无的诗作《钟声》《崖上》等等一样，没有什么价值。1958 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基隆码头任职多年，业余写诗甚勤。1968 年去美国留学，入衣阿华大学以作家身份自修，获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衣阿华大学与耶鲁大学。他好登山运动，在台湾时曾任青年登山协会常务理事与滑雪委员会委员，不象诗中的“他”给读者以多愁善感、脸白体瘦的印象。他出版过五本诗集。他的诗作，论质论量，都以前期的为好。他写过大量的山水诗。台湾的评论家说他的山水诗柔美细腻，全岛第一。这恐怕过誉了。他的组诗《燕云》写于 1964 年，共十首，都是写他记忆中的北平的，用以寄托故国之思。第四首写居庸关，如下：

戍魂仍游憩于“三口”么？
狼烟的花早就开不成朵了
无定河不再走下她的床
朽了千年的城垣被火车锯着
春来，学生们就爱敲敲打打

居庸关那些大大方方的砖……

第八首写古庙烧落叶，最具有“愁予风”，细笔轻愁，淡烟疏柳，如下：

林间有重霭（河注：烧叶的烟）有拟不出的
那声声的木铎来自何处（河注：燃烧的卜卜声）
只见僧人焚叶如焚梦
投在红莲的花座内（河注：火焰如红莲）
那一页页的经书……是已黄了的

郑愁予关注着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寄同情予台湾土著高山族的一个年轻的登山向导麻沁。《浪子麻沁》写得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一个勇敢多能的少数民族青年被冷漠的社会遗忘，东漂西荡，不知所终。读罢顿生苍凉之感，令人再三细看这首诗的结尾，从字里行间去猜测麻沁这浪子是否还活在人间。这首诗的余韵都留在悬念里，悠悠然，杳杳然。

郑愁予很少写过强烈地触及社会病态的诗。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他早就在《港边吟》中宣布过了：“我散着步，象小小的鮀鱼／穿游在路旁高大的水藻间／我吹着水泡，一面思想，一面游戏”。我们奈何他不得，只好遗憾了。

[附　录]

郑愁予的诗十二首

陨石……275
小小的岛……276
如雾起时……278
乡音……279
赋别……280
厝骨塔……282
清明……283
右边的人……284
浪子麻沁……285
边界酒店……288
燕云集……289
旅程……291

陨　　石

小小的陨石是来自天上，罗列在故乡的河边
象植物的根子一样，使绿色的叶与白色的花
使这些欣荣的童话茂长，让孩子们采摘
这些稀有的宇宙客人们
在河边拘谨地坐着，冷冷地谈着往事
轻轻地潮汐拍击，拍击
当薄雾垂幔，低霭铺锦
偎依水草的陨石们乃有了短短的睡眠

自然，我常走过，而且常常停留
窃听一些我忘了的童年，而且回忆那些沉默
那蓝色天原尽头，一间小小的茅屋
记得那母亲唤我的窗外
那太空的黑与冷以及回声的清晰与辽阔

1953.

小小的岛

你住的小小的岛我正思念
那儿属于热带，属于青青的国度
浅沙上，老是栖息着五色的鱼群
小鸟跳响在枝上，如琴键的起落

那儿的山崖都爱凝望，披垂着长藤如发
那儿的草地都善等待，铺缀着野花如果盘
那儿浴你的阳光是蓝的，海风是绿的
则你的健康是郁郁的，爱情是徐徐的

云的幽默与隐隐的雷笑
林丛的舞乐与泠泠的流歌
你住的那小小的岛我难描绘
难绘那儿的午寐有轻轻的地震

如果，我去了，将带着我的笛杖

那时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
要不，我去了，我便化做萤火虫
以我的一生为你点盏灯

1953.

如雾起时

我从海上来，带回航海的二十二颗星。
你问我航海的事儿，我仰天笑了……
如雾起时，
敲叮叮的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
用最细最细的嘘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光。

赤道是一痕润红的线，你笑时不见。
子午线是一串暗蓝的珍珠，
当你思念时即为时间的分隔而滴落。

我从海上来，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
迎人的编贝，嗔人的晚云，
和使我不敢轻易近航的珊瑚的礁区。

1954.

乡　　音

我凝望流星，想念他乃宇宙的吉卜赛，
在一个冰冷的围场，我们是同槽拴过马的。
我在温暖的地球已有了名姓，
而我失去了旧日的旅伴，我很孤独。

我想告诉他，昔日小栈房炕上的铜火盆，
我们并手烤过也对酒歌过的——
它就是地球的太阳，一切的热源；
而为什么挨近时冷，远离时反暖，我也深深
纳闷着。

1954.

赋　　别

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
念此际你已回到滨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长发或整理湿了的外衣，
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长；
山退得很远，平芜拓得更大，
哎，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你说，你真傻，多象那放风筝的孩子
本不该缚它又放它
风筝去了，留一线断了的错误：
书太厚了，本不该掀开扉页的；
沙滩太长，本不该走出脚印的；
云出自岫谷，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开始了，而海洋在何处？

“独木桥”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广阔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专宠的权利；
红与白揉蓝于晚天，错得多美丽，
而我不错入金果的园林，
却误入维特的墓地……

这次我离开你，便不再想见你了，
念此际你已静静入睡。
留我们未完的一切，留给这世界，
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
而已是你底梦境了……

厝　骨　塔

幽灵们静坐于无叠席的冥塔的小室内
当春风摇响铁马时
幽灵们默扶着小拱窗浏览野寺的风光

我和我的战伴也在着，挤在众多的安息者之间
也浏览着，而且回想最后一役的时节

窗下是熟悉的扫叶老僧走过去
依旧是这三个樵夫也走过去了
啊，我的成了年的儿子竟是今日的游客呢
他穿着染了色的我的旧军衣，他指点着
与学科学的女友争论一撮骨灰在夜间能燃烧多久

1957.

清　　明

我醉着，静的夜，流于我体内
容我掩耳之际，那奥秘在我体内回响
有花香，沁出我的肌肤
这是至美的一刹，我接受膜拜
接受千家飞幡的祭典

星辰成串地下垂，激起唇间的溢酒
雾凝着，冷若祈祷的眸子
许多许多眸子，在我的发上流瞬
我要回归，梳理满身满身的植物

我已回归，我本是仰卧的青山一列

1959.

右边的人

月光流着，已秋了，已秋得很久很久了
乳的河上，正凝为长又长的寒街
冥然间，儿时双连船的纸艺挽臂漂来
莫是要接我们回去！去到最初的居地

你知道，你一向是伴我的人
迟迟的步履，缓慢又确实的到达：
啊，我们已快到达了，那最初的居地
我们，老年的夫妻，以着白发垂长的速度

月光流着，已秋了，已是成熟季了
你屡种于我肩上的每日的栖息，已结实为长眠
当双连的纸艺复平，你便在我的右边隐逝了
我或在你的左边隐逝，那时
落篷正是一片黑暗，将向下，更下
将我们轻轻的覆盖

1961.

浪子麻沁

雪溶后　花香流过司介栏溪的森林
沿着长长的峡谷　成团的白云壅着
猎人结伴攀向司马达克去
采菇者领着赤足的妇女
在高寒的赛兰酒　起一丛篝火

修好所有的篱　结新的筏
起得早早的小姑娘　在水边洗日头
少年的泰耶鲁唱出冬藏的歌
而却不见了　那着人议论的
那浪子麻沁
他去年当兵　今年自城市来
眼中便闪着落漠的神色
孤独　不上教堂　常在森林中徜徉
当果树剪枝的时候
他在露草中睡觉

偶尔　在部落中赊酒　向族人寒暄
向姑娘们瞅两眼

三月的司介栏溪，已有涉渡的人
雪溶后柔软的泥土　召来第一批远方的登山客
浪子麻沁　该做响导了
该去磨亮他尺长的番刀了
该去挽盘他苧麻的绳索了
该听见麻沁踏在石板上的
匀称的脚步声了
而猎人自多雾的司马达克归来
采菇者已乘微雨打好了槽
少年和姑娘们一齐摇着头
哪儿有麻沁　那浪子麻沁
“哪儿去了那浪子麻沁？”
面对着文明的登山人
全个部落都摇起头颅

全个部落都摇起头颅
无人识得攀登雪峰的独径
除非浪子麻沁
　　　　　　除非浪子麻沁
无人能了解神的性情
亦无人能了解麻沁他自己

有的说　他又回城市当兵去了
有的说　雪溶以前他就独登了雪峰
是否　春来流过森林的溪水日日夜夜
溶雪也溶了他
他那　他那着人议论的灵魂

《雪山辑》之二

1962 年于环山部落

边界酒店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个夕阳下
接壤处，默立些黄菊花
而他打远道来，清醒着喝酒
窗外是异国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

或者，就饮醉了也好
（他是热心的纳税人）

或者，将歌声吐出
便不只是立着象那雏菊
只凭边界立着

1965.

燕　云　集

之　一

沙埋的太古　就在城外
当破天的荒风将旱沙扬起
原始的混沌就迎门立着
而翻飞的小螺贝
在北京人的足下舒展万年的困
竟把海忆成了如一闪花的开谢

（作者自注）北京郊区传为古代海湾，田野间犹见贝壳。

之　五

画眉唱遍酒楼
历史在单弦上跳
采声多的地方便挤满了栏外人
而烟袋招牌已老在斜街上

那些年　宫闱的景致是眉笔画的
画眉哟　唱遍了酒楼

（作者自注）那拉氏时代。

之　六

丹枫自醉　雏菊自睡
秋色一庭如兰舟静泊着
谁要沿着环廊款步来去
谁便有了明月的闹意——
一片又一片地把云推过江心

（作者自注）四合房宅第。

之　七

高墙的胡同　深锁着七家的后庭
谁是扫落叶的闲人
而七家都有着：重重的院落
是风　把云絮牵过藏书的楼角
每个黄昏　它走出无人的长巷

（作者自注）夏令，黄昏后即无风。

旅　　程

对我说　微温的夕阳　如
怀孕的妻的吻　在去年
我们穷过　在许多友人家借了宿
可是　总得有个巢才行
在明春雪溶后　香椿芽儿那么地
会短暂地被喜爱

而今年　我们沿着铁道走
　　　　靠许多电杆木休息
　　　　（真象背标子）
　　　　挤扬旗柱熬更
　　　　（多想吃那复叶）
　　　　而先　病虫害了的我们
在两个城市之间
夕阳又照着了　可是　妻
　　　　　　　　　　　妻

被黄昏的列车辗死了……咳

就让那婴儿　象流星那么
胎殒吧　别惦着姓氏　与乎存嗣
反正　大荒年以后　还要谈战争
我不如仍去当佣兵
（我不如仍去当佣兵）
我曾夫过　父过　也几乎走到过

1965.

流　泪　的　鲸

《台湾诗人十二家》的最后一篇留给高准，请他来收尾吧。1979 年 9 月在美国衣阿华大学“中国周末”的一次讨论会上，他说：“大陆上近两年的诗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他特别赞赏骆耕野的《不满》，摘诵了其中十四行。1981 年 10 月他来大陆旅行，到过成都，未能有幸晤面。他的老家在上海市金山县。1946 年他八岁的时候去了台湾。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此后去美国留学，先入堪萨斯大学进修，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又去澳大利亚留学，入悉尼大学东方文学系博士班。结业后，游历英、法、意、日、泰等国，当选为英国剑桥大学副院士。回台湾后，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77 年创办《诗潮》诗刊，任总编辑。他是诗人兼画家。从 1956 年起，发表诗作，参加画展；出版过三本诗集，举办过个人画展。

高准不是现代派。“我向来不喜欢为写诗而写诗——不喜欢随意拈一个题目就来专作纯意象的雕琢。我总认为诗必须以咏怀或抒情为归，情景交融的写景诗当然也可以，此外，就

均非诗之所宜了。”（高准：《永恒的向日葵》）不玩弄意象游戏，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他几乎只写爱情诗。求爱的热烈，获爱的欢喜，失爱的悲伤，他都写遍了。一一检视，确实没有“现代”烙印，没有病态，没有矫情，但也没有很动人的篇章，只有《锁》《静夜》《遗书》稍好。他不长于此道，写得太老实了。二十八岁以后，他的三首歌颂祖国的力作《念故乡》《神木》《中国万岁交响曲》先后问世，震动台岛诗坛。在《念故乡》里，他宣布：“我的故乡是中国／自从我有了知觉　故乡呀／我读你的名字　听你的名字／我写你的名字　喊你的名字／一万　两万　三万　多少万遍了呀！”他陈述着思念之苦，想象着祖国之美，担忧着极左之灾。诗中还眷眷于“江南草长”“清明时节的汴梁”“长安的月亮”“素手采桑于绿水之阳”“巫峡猿啼”“霜天号角”“金剑”“青鸟”“梧桐”“凤凰”……这些东西如果出自我们之手，便显得蹩扭了，可是出自一个海外知识分子之手，便很自然。这首诗给高准带来了麻烦，“被无事生非之徒所杯葛”。后来申请再去美国留学，台湾教育部不批准，也与这首诗有关系。再说《神木》，台湾阿里山中有一株三千岁的红桧被尊为神木。高准歌颂它“饱看千古兴废”“不向死亡低头”，是“亚洲之巨人”。他把它当作中华民族的象征来写，引入许多旧典，浩浩荡荡，气魄雄伟。此诗被选入一本合集，编者擅自删去“颓丧”二字，说怕有人误会这是在影射蒋介石生病。再说《中国万岁交响曲》，诗人歌颂的明明是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在报上发表时，题目被硬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交响曲》，实在滑稽！

这三首歌颂祖国的力作，其心可敬，其情可嘉，在台湾该算是凤毛麟角。若就诗艺而言，似乎有待改进，最好不要受赋体的束缚，免得援引历史过多，铺排规模太广，拿着不好架构。上下千年，纵横万里，正面写去，吃力不讨好。譬若建筑，与其平列百屋，不如高耸一塔。

高准是个热血男儿，敢写。五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倒行逆施，鼓吹“反攻大陆”，高准不怕“异端”帽子，写《异端》一诗，颂伯夷、叔齐、许由、巢父，说他们是“蚂蚁与蜜蜂与狐群与狗党之外”的“异端”；他们不做“好国民”，他们是“人民的叛徒”；他们“无惧于孤独”，因为“薇菜有不朽的种子／颍水有不绝的源头”。他还有一首《在山之巅》也很好，也是五十年代末期写的，删摘如下：

愿如孤松　屹立于山巅
愿如野菊　烂漫于寒凛凛的山岗
愿在山上　我　正如鹰
愿在云端
大气饮我以清冽　云濯我趾尖
　　　　　　软草眠我　野百合自银河流落
灰尘远离我了
　　　　　　我呼吸着自由！
世界远离——
　　　　　　面具远离！
　　　　　　帽子远离！

及外衣亦远离而去！

读者不难看出，他的“远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孤高的抗议。所谓自由，只在山巅罢了。下山便是不自由，“远离”的帽子又要飞回来，一不小心，就会扣上。1963 年他写的《哀鲸鱼》一诗，寄同情于一条误闯沙滩，搁浅被获，临刑流泪的大鲸鱼。它躺在那里，“英雄的泪啊，洒在沙上”。它哭着叹息：“啊，海水仍然蓝得这样可爱，／海上的云，成朵的，成球的，／恐怕还是我昨天喷的雾吧？／大好的晴天啊，正是／纵身卷千里波涛的时候哪！／而沙上的阳光已把我腹背焚伤。”接下去是诗人与鲸鱼的对话。诗人说：

啊，海国的君王，
水族的霸主！
谁令你舍弃你的王国？
谁令你追逐沙滩的诱惑？
那百万年的祖训——
　　鉴于陆地为万恶之所聚，
　　吾族兹永远迁居海洋，
　　子子孙孙，慎毋接近陆岸。
　　陛下啊，你何竟遗亡？

鲸鱼倾听着涛声，感受着海风，说：“大好的风啊，正是／顺流而去好望角的时候哪！／而丑陋的人类们已围在沙上。”诗

人说：

难道你幻想陆上有真实，有诚挚，有和平，有光明？
而今你卧在沙上，沙上已可见陆上的一切——
是禽兽，是蚊蚋，是人类，是虚伪。
牺牲江山与生命，陛下啊，你得到了最充实的虚幻。

诗的结尾还说到鲸鱼的死讯将会引起“章鱼们的冷笑”，这就意味深长了。鲸鱼流泪受屠，没有回答。诗人的另一首《结论》的结尾两句已经替鲸鱼回答了：“与其在一池死水里安眠，／倒不如让它蹂躏还好些！”

1977年，高准以《阳光的召唤》向台湾诗人们呼吁：

睁开你久已蒙蔽的眼睛吧，
请别再在虚无的梦魇里呕吐！
打开你自我掩塞的耳朵吧，
请听听那社会的脚步！

啊，听吧！
那都市以怎样的节奏在生长？
那压路机与推土机是怎样一种音量？
那林场里有什么声音在喧哗？
那渔港的清晨有怎样的骚响？

看看吧！
是谁在骄阳下耕耘你要吃的稻谷？
是谁在风沙里修筑你要走的道路？
是谁在纺织机旁织你要穿的衣服？
是谁在印刷厂里印你要看的报纸与书？

他呼吁诗人们赞美劳动，为劳动者歌唱。诗的结尾两行："去打开你的门窗吧，诗人！／看那一轮朝日，正向着你呼唤！"

在台湾出版的《葵心集》是高准的诗与抒情散文的合选。其中一首《诗魂》是祭屈原的。他赞美爱祖国的屈原，赞美屈原所爱的祖国，而用"祖国，请让我献身！"作为结尾。这首诗的《附记》是在1978年9月写的，如后："1966年起直到1972年，大陆上所有文化性的刊物都告停刊，七年间全大陆竟找不到一首诗！而台湾在这段时间则是恶性西化的现代伪诗弥漫的时代，可堪一读的诗也是少之又少。如今大陆上林彪'四人帮'一类终于已打倒，而台湾近年来的诗风也有较好发展的趋势。满怀着期盼与信心，看月华如水，那桂子飘香的季节已快到了吧。"

［附　录］

高准的诗五首

静夜……300
玫瑰……303
遗书……306
念故乡……309
神木……313

静　　夜

我们在阶前并坐，
看大气如波，
看月色当头，
看星球与星球，
　　　　　　遥遥唱和。

现在真好，一个太阳都没有，
　　真好，没有火，
　　　　　　　　没有火，
　　　　　　　　　　　没有火。

当年，后羿何必留下一个呢？我想，
否则，该多安静哪，
一切涅槃。
只有流星雨万古不绝的落着……
万佛必将降临了。

咪咪说，不，才不好呢，
那你将在哪个星球呢?
咪咪将在哪个星球呢?
咪咪说，我们将不会碰到

因为后羿留下了一个，我想，
丛林里的蛇卵于是都孵化了。
不然，我们将不会去吃苹果。
可是，咪咪说，那你将不会想我，
　　　　　　　我也将不懂得怎样想你，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但蛇卵终于都孵出了，阳光下，
天天开着假面舞会。
所以嫦娥终于要离开，我想。
那我们，咪咪说，可该怎么办呢?
我们没有灵药。

只有找火箭了，
让我们找只火箭吧，咪咪。
也许，我想，这将是文明的唯一成就，
——让我们离去；假面蛇们，留着。
然后——

哦，吻我，咪咪——
然后，让一切涅槃吧，
阿门！

1960. 10. 12 夜

玫　　瑰

且悄悄放下
一束玫瑰
且悄悄离开
你的窗前

你不必知道
它何时摘下
也无须探询
我为何奉上

你微明的小窗
我久已凝望
在冷雾里终夜
望一点火光

企望着，企望着

你擎着静定的火种
来到这雾茫茫里
照暖我久盼的双瞳

也许，你真也曾愿
轻启你迷蒙的小窗
来握我冰凉的双手
只要我将它轻叩

但我想，啊，我想
还是不要敲叩
风雪里的长夜
本该我独自承受

只是那一束玫瑰
我希望它不会
太寂寞的寂寞的寂寞的
悄悄儿在风雪里凋萎

啊，我愿曾天天浇灌
以我鲜红鲜红的血液！

那么，且请你请你
当风雪已把我埋葬

就把它从窗外拣起
即使只摘一瓣夹在书里

1963.11.

遗　　书

不是我不要世界，
但已经无可关怀；
不是我追求死亡，
但我已无路可往。

任何与一切，
原不过一缕青烟；
爱情与憎恨，
谁又说不是梦魇？

我现在只想安息，
我只想静静的安息：
在一座深山，或者，
在一条幽幽的谷底。

请不要葬我在海畔，

我不爱浪涛的骚响；
也不要葬我在近郊，
我讨厌闲人的凭弔。

我只要那深深的山谷，
陪伴着松柏与鹧鸪，
小溪的水淙淙的流过，
滋润我的墓草与枫树。

墓草啊青青，
谁会来踏青?
也许有一头小鹿，
也许，有一只野兔。

那就很够了。
你想吧:
既不会寂寞，
也仍能安卧。

也许，在秋天或者春天，
她也会到深山里来看看。
那你就不妨立一块墓碑，
好让她坐在碑上。

也许她会拾一片枫叶，
想想她从前的誓言；
也许她会流一滴眼泪，
悄悄在小溪里忏悔。

但我已再不会心烦；
我已再不会欢喜，也再不悲叹。

1964. 4.

念　故　乡

是永恒的情人在梦里缥缈
是生我的母亲却任我漂泊
　　故乡呀
我的故乡是中国！

自从我有了知觉　故乡呀
我读你的名字　听你的名字
我写你的名字　喊你的名字
一万　两万　三万　多少万遍了呀！

　　你的名字呀就是光彩与骄傲
　　你的名字呀就是美丽与荣耀
　　但我却见不到你的容貌
　　——自从我开始寻找……

幕外有幕　墙外有墙　波涛之外还有波涛

而血管中是你的血液　故乡呀
枫叶上有你的叮咛
西风里可能送来燕子的歌谣?

　　有时我梦中见你
　　那木桥成了钢桥
　　那小路成了铁道
　　那原野上百花齐放!

你歌着　唱着　骑着白马
弛骋在高原上　呼喝风云!
啊我多么高兴　奔着向你
唯恐你不受我卑微的奉献

　　而有时我梦见呀
　　你满面的皱纹
　　你一身憔悴
　　你眼里是苦涩的泪

那田野上只有黄沙
那残檐下已无飞燕
你要说话　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啊是梦吧?是梦吧?我怎能相信?

春天窗外下着细雨
那杨柳是否已青青
那遍野的桃花杏花
可耀亮着谁的眼睛

谁的眼睛呀能看到那江南草长
谁可看到了清明时节的汴梁?
谁可又看到那长安的月亮
那谁的素手呀　采桑于绿水之阳?

而梧桐在梦寐里枯落
而凤凰在烈火里涅槃
而金剑在秋水里沉没
而青鸟在寒风里冻残

那谁又能听到那巫峡猿啼?
谁又能听到那黄河的呼吸?
又有谁　能听到那霜天的号角
呼唤着　悲鸣着　当夜深人寂!

噫嘻　游子已久在天涯
情人在另一个世界
小舟在沙滩上搁浅
下次的约会　能在何年?

啊故乡啊　有时我恨你　有时我怨你
　　当我无法奔向你！
而终究我只有爱你　爱你
　　更深更深的爱你呀！

故乡呀　我喊你的名字　写你
　的名字
而你是听不到的　你也看不到我的诗
但终究我只有爱你呀爱你
因为我血管里呀也只有你的血液

1969. 12.

神　　木

寂静与喧嚣
苍翠与凋落
在这里　交织　回响
云涨　成海
云散　是千里茫茫
一百万个太阳　升起　又沉没……

森林成长了　　森林倒下
断崖涌起了　　断崖剥落
云豹与秃鹰　　在挣扎中埋葬
唯你　神木　　你终古屹立
欣欣地生长　　默默地搏战
你的沉歉啊　　睥睨着多少种存在！

无可抗衡　无可摇撼
你倔强地成长　以一种苍茫

你若有耳　曾听到铜山的崩裂?
你若有眼　必烛照千古的尘烟
三千年的生命啊三千年的奋斗!
神木啊　你永不向死亡低头!

多少种文明　多少个古国
　　兴起　衰亡　建立　毁灭!
隔着山　隔着海　你会知道?你不会知道?
不　不　你是神木　你知道。
……特洛伊城的木马
　　可也是红桧所造?

三千年前　时兴的是薇菜哪
是采采的卷耳　是朴樕　与荇菜
——林有朴樕　野有死鹿
啊　阿里山的小鹿已否绝代?
——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
周代的春风　和现代可有些相续?

遥想　当青牛未逝
　　　当麒麟未死
啊神木!你年逾五百　青春正富
　　山有木兮木有枝
　你茁长着

多么欢乐!

尚忆否　秦时明月
是带着雄风还是凄怆?
那茂陵松柏　可有你一样雄壮?
天马的长嘶　可曾震荡你的心房?
你茁长　你茁长　你茁长
阴阳昏晓　晋魏隋唐……
　……………………………

啊　抬眼望　你饱看千古兴废
俯视处　　莽莽是万顷沧桑
回首呀　　犹见否那红衣吴凤
晨曦里　　踽踽地走过你身旁
月光下　　那曹族的美丽少女
偎着你　　痴心地等候情郎

三千年　啊三千年
三千年的生命　三千年的奋斗
多少狂风暴雨　你永不低头!
而今天你却　却迎我以颓丧
纵横十丈的枝柯　竟有疎叶几瓣?
啊神木　死亡已又在向你挑战!

神木啊　山之精灵　亚洲之巨人！
你雄峙万仞　呼吸着天地之菁英
你历尽风霜　何畏乎一时的磨难？
雷电折断你的枝叶　撼不动你倔强的躯干！
看哪！我已看到那枯枝上有一茎新芽了——
亚洲的巨人啊　你终必战胜死亡！

1965 年 8 月稿

1971 年 7 月改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OCR、校对

2008年2月15日星期五

2:17:13